

[中六續集][愛情][懸疑？]擁抱， 失憶(重修版)

作者: 龍叔

Powered by [紙言](#)

—.

自從我哋嚟到談婚論嫁嘅階段，就開始咗屬於我哋兩個嘅同居生活，畢竟相處好，同住難，感情再好都唔代表可以接受對方嘅生活習慣。

雖然我哋兩個人工都唔多，租返嚟間屋都係得三百零呎，屋裡面啲嘢又舊又剩咁，但係都無阻我哋適應多咗一個人嘅生活。

有啲人同居之後就會懶得出門口拍拖，寧願兩個人一齊攤喺屋企，但係我哋就冇呢個情況。

我哋兩個放假嘅時候都係會出去行下街，而今日都唔例外。

我今日好早就起咗身，原本諗住叫醒佢同我一齊去行山，不過見佢瞓得咁穩，我都唔好意思夾硬叫醒佢，自己一個行咗去廳開電腦寫文。

寫下寫下，我聽到床嗰邊嘶嘶沙沙咁，應該係佢醒咗郁嚟郁去。

我起身行返床，坐喺床邊。

我溫柔咁摸住佢塊面：「晴晴公主醒喇？」

佢坐起身打咗個噉路，掙咗掙眼：「醒咗喇，咁要做咩啊？」

講完，佢就擘開雙手，好似小朋友咁扭下扭下。

呢個係我對佢嘅承諾...

「只要我喺屋企，佢一瞓醒我就會即刻攬攬佢。」

我攬住佢，隻手上下來回咁掃佢背脊：「知道喇，點會唔記得。」

過咗一陣，我拍咗拍佢背脊就鬆手。

「快啲去沖涼換衫啦，我哋今日去行山啊。」我摸咗摸佢個頭。

點知佢冇應我，都冇開始去準備出門口，反而好疑惑咁望住我。

我覺得有啲唔對路，就開聲問佢：「你做咩仲唔起身啊？」

「你...係邊個？」佢問我。

我夠膽肯定，佢一定又係喺到整蠱我。

「唔好玩啦，起身喇。」我拉住佢隻手。

點知，佢竟然將我隻手掙開。

「你係邊個？」佢再問一次。

「整蠱啫，唔洗玩咁多嘢嘅。」

我伸手想攬佢，但係就比佢推開。

「我唔知你係邊個。」

件事去到呢個位，我真係開始怯。

啊晴突然話唔識我呢個同佢一齊咗十年嘅人，到底係咩事？

二.

「我係你未婚夫啊！」我舉起手指咗指手上面隻戒指：「你隻手都有架！」

佢望咗望自己隻手：「真係有啲。」

「咁咪係囉，我係你未婚夫啊。」我捉住佢隻手：「我係啊武啊。」

「咩啊，你同我隻手都有戒指，唔代表你就係我未婚夫架啲。」

平時你都蠢蠢鳩鳩咁，點解今日咁醒嘅？

「Er...咁又係？」

點算啊大佬？連呢個盲點都比佢捉咗出嚟。

等陣先，我諗到啲更加重要嘅嘢。

「你認唔認得呢到係咩地方？」我問佢。

「呢到係...」佢耷低頭諗咗陣：「我屋企囉。」

「係我哋屋企。」我補充。

「咩啊，你講緊咩啊？」佢成個人搵入被竇：「我好亂啊！」

「點算啊？」我嘆咗啖氣。

雖然我依家好驚，但係都好比心機咁記返起啲劇係點令啲失憶嘅人記返起啲嘢。

除咗舊地重遊，重提舊事，仲有...

比相佢睇。

係啊，比相佢睇！

因為我唔知佢有咩係唔記得，所以我決定拎我哋嘅第一張合照比佢睇，即係中六嗰陣時嘅班相。

「你拎去睇下啦。」我將部電話擺喺床上面。

佢冇講嘢，一直郁都唔郁咁匿喺被竇裡面。

過咗一陣，佢終於小心咁伸隻手出嚟，一摸到部電話就即刻拎起佢縮返隻手入去。

過咗冇耐，佢揭開張被，皺曬眉咁望住我。

「點啊，諗返起未啊？」我問佢：「未諗到嘅話我要轉另一張相。」

「咩啊，諗返起啲咩啊？」佢反問我：「你做咩無啦啦比中六嗰張班相我睇？」

「比你睇下，等你諗返起我係你未婚夫囉。」

「你講乜撚嘢啊？」

睇嚟，佢諗返起啲嘢喇。

「冇嘢喇。」

「咁今日去邊啊？」佢問我。

我撥咗撥下巴：「今年好似未做過Body Check，一間一齊去做啦。」

「今日星期日㗎。」佢扁曬嘴，好失望咁望住我：「同埋都唔洗咁早做，我想去玩啊！」

我搵入Booking App睇咗睇：「今日仲有位。」

「都話我今日要去玩！」佢好似小朋友扭計咁嚟到踢腳拍床。

「早做遲做都係要做，更何況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啊。」

「唔要！」

「最多一間做完請你食日本嘢。」

佢好期待咁望住我：「真係架？」

我冇講嘢，淨係扒咗扒頭。

「行啦行啦。」佢開心到直接跳咗落床。

好彩張床唔係好高，如果唔係佢斷腳都似。

三.

我冲完凉，就輪到佢。

雖然我同佢都大個咗好多，但係佢喺份童真都不經意咁喺生活到滲出嚟。

就好似佢冲凉特別耐，因為佢除咗會喺冲凉房到做歌星之外，仲會拎啲沐浴露嚟吹泡泡。

佢冲凉嘅呢段時間，我坐喺梳化到用電話睇咗好多同失憶有關嘅資料，但係所有可能性都同頭先個情況扯唔埋欄。

頭先佢係攞完之後就失憶，發生得好突然。

雖然有啲病嘅病發都係嚟得好突然，但係多多少少都一定會有啲徵狀，但係頭先佢除咗失憶之外，就冇咩特別嘢。

唔會係啲咩極罕見又奇奇怪怪嘅病啫？

喺我諗緊嘅時候，佢大力打開冲凉房門，嚇到我連電話都掙埋出去。

佢就好似啲Model咁企喺門口到擺Pose，仲當咗我係觀眾咁Say hi。

冲完凉嘅佢著咗黑色短裙同埋超薄嘅白色短袖恤衫，黑色嘅Bra若隱若現，同AV啲極上誘惑差唔多，但係我個腦而家亂到睇多一眼嘅心機都冇。

即刻冇曬Mood嘅佢「哼」咗聲，之後就執起咗比我掙落地下嘅電話。

「做咩我一出嚟就嚇到掙電話啊？睇AV啊？」佢睇咗睇電話，之後就皺曬眉：「做咩無啦啦查失憶？」

「冇啊...」

我未講完，佢就打斷咗我。

「你失憶啊？」佢問我。

「唔係啊，做緊資料搜集咋嘛。」我眼神不自覺咁避開佢。

「咪玩啦，同你一齊咁多年，睇透你啦。」

個頭又濕又亂嘅佢一嘢坐落我隔離：「快啲講咩事。」

「啊公佢...」我諗住作故仔。

佢直接打斷我：「講真話。」

睇嚟我都係唔到佢，唯有講真話。

我嘆咗啖氣：「係你，你啱啱失憶。」

「吓，我失憶？幾時嘅事？」佢成塊面都係問號。

四.

「就係啱啱你起身嗰陣，我一攞完你，你就失憶喇。」我溫柔咁摸住佢個頭：「不過好快你又冇咩事，一間再講啦，幫你吹頭先。」

講完，佢就拎咗個風筒過嚟。

「坐好。」我拍咗拍佢膊頭。

佢轉身背住我，等我幫佢吹頭。

我開著風筒，但係吹下吹下，我個靈魂都吹走埋。

「喂！」佢推開我：「熱死我喇！」

靈魂飛返嚟嘅時候，我已經跌咗落地下，個風筒都比我掙咗出去，跌咗落梳化到。

「做咩？」我完全唔知發生咩事。

「你個死人頭係咁對住同一個位吹，我啲頭髮就嚟著火喇！」佢鬧我。

「Sorry啊，啱啱諗緊其他嘢，冇為意。」

佢原本拎起咗個風筒諗住開著佢繼續吹，但係聽到我咁講就擺低咗。

佢嚟到我身邊扶起我：「仲諗緊啱啱失憶單嘢啊？」

頭先個屎忽一嘢撞落地下，痛到兩隻腳失去知覺咁滯。

佢翹住我，枱下枱下咁行返梳化到坐低。

我嘆咗啖氣：「係啊。」

佢開著風筒：「唔洗咁擔心啲，可能係中過肺炎有腦霧啫。」

「我諗應該係。」我苦笑。

講係咁講，但係腦霧同失憶應該就冇咩關係，就算有都未至於咁誇張，我會咁答佢只不過係唔想佢擔心。

我見佢差唔多搞掂，就著咗鞋先。

「你搞掂嚟後樓梯搵我啦，我去食枝煙先。」我行出門口。

「好啦。」佢嗌我：「淨係一枝架咋！」

「知道喇。」

講就話食煙，事實係我想自己一個靜下，慢慢執返好我腦裡面個亂葬崗。

我企喺後樓梯，挨住欄杆點煙。

我吸一啖，然後呼出淺灰色嘅煙圈。

清新嘅薄荷煙霧順住氣管直達肺部，而尼古丁就直衝大腦，令我個人即刻放鬆咗好多，暫時擺低煩住我嘅一切。

但係當枝煙燒曬，我個人就緊張返，個腦又瞬間比啲麻煩嘢填滿咗。

雖然咁講，但係感覺都係好咗好多，我諗應該係心理作用。

五.

啊晴推開防火門，拎住枝煙坐喺我隔離。

「食煙枝煙行喇。」佢點煙。

我方講嘢，只係默默咁扒頭，繼續坐喺佢隔離。

佢呼出灰色嘅煙圈，係慢而且唔集中架。

佢一啲都唔緊張，反而仲好放鬆。

「佢完全唔信我講嘅嘢。」

我係咁諗。

枝煙燒曬，啊晴將煙頭彈落下層，之後就打側身面對住我。

「喂，啊武！」佢拍咗拍我膊頭。

我勁驚佢會突然攞埋嚟，當咗佢係肺炎患者咁向側邊褪咗幾下。

「做咩啊？」我問佢。

「唔洗坐咁遠嗰。」佢都跟住褪咗過嚟：「雖然聽落好荒謬，但你知我不黝都信你。」

「咁以後起身點算？」

「唔攞啫，可以錫架嘛。」

「好似又啱。」

我哋望住大家，只能苦笑。

「唔好諗咁多先啦。」佢企起身：「Check咗先講啦，而家講咩都係自己嚇自己。」

「都啱，行啦。」

講完，我哋就拖住手嚟到醫院。

...

..

.

唔洗好耐，我哋就檢查完。

已經有報告嘅會見咗醫生先，而淨低嗰啲要報告要等樣本化驗結果出咗嚟先有。

而咁多嘢裡面最重要嘅，就係腦科。

喺我哋對面嘅係一個成頭白曬嘅男醫生，應該都好有經驗。

「兩個都冇問題啊。」醫生同我哋講。

咩話？冇問題？

「真係冇問題？」我問佢。

「咩都冇嗰，做咩咁問？」

「我失憶。」啊晴幫我講咗。

「點失憶法？」

佢比咗個眼色我，要我將今朝發生嘅事講出嚟。

我將今朝發生嘅事和盤托出，醫生聽到皺曬眉。

佢粒聲唔出咁翹埋雙手，好似喺到諗緊啲嘢咁。

過咗冇耐，佢終於開聲。

「想問小姐你介唔介意出去等？」佢問啊晴。

啊晴扒咗扒頭，之後醫生就即刻起身過去幫佢開門。

啊晴行咗出去之後，佢就門門行返去坐低。

我郁咗郁張櫈，坐正喺佢對面。

「醫生，想問咁樣係咩事？」

佢嘆咗啖氣：「我同老婆當年結婚之前都係咁。」

六.

聽到呢到，我條脷好似打咗結咁，一隻字都講唔出。

「你係咪想知點解決？」佢問我。

我吞咗啖口水，係咁用力點頭。

佢挨前郁咗郁手指，要我挨埋啲。

我挨前到耳仔都就嚟貼落佢個嘴到，而家淨係等佢開口。

「其實。」佢嘆咗啖氣：「我唔知。」

佢呢條友搞咁多花臣嚟襯句廢話，我真係差啲就開聲問候佢媽媽，好彩佢趕得切嚟我開聲之前指住牆上面張Warning，我先冇講出口。

我就滿心期待咁等佢開聲，點知原來佢係嚟混吉嘅。

「咁你叫我挨埋嚟做咩啫？」我不滿咁講。

「我講緊嘅係醫學上。」

「咁即係有唔係醫學上嘅解決方法？」我問佢。

「咁你想唔想知先？」

「梗係想啦。」我對眼發曬光。

「用心愛，仲有無名指。」

「你講緊啲咩啊？」我完全唔知佢講緊咩。

「自己諗下啦，呢啲講白咗你就唔識做，同埋我同你個Case都唔同。」

「喂，講...」

我想叫佢講多啲，點知佢直接起身過去開門。

「仲有下個要睇啊。」

「你...」我都係唔肯放棄。

佢打斷我：「走啦。」

我起身嚟到門口：「真係冇其他提示？」

佢嘆咗啖氣：「真係怕咗你。」

「有啊？」

佢摺起白色醫生袍嘅手袖，露出右手手臂上面嘅紋身，張圖應該係一個海灘之類嘅嘢。

佢指住個紋身：「回憶，仲有佢會慢慢唔記得你哋近排做過咩，最後連你都唔記得。」

「所以我要快。」

「係，仲有喺你有把握之前唔好攞佢。」

「收到你。」我行咗出去。

「唔得嘅話就分手啦。」

講完，佢就門埋房門。

我嚟到啊晴面前，但係專心咁碌緊電話嘅佢完全冇為意。

我望住佢，個心一鑊泡咁。

佢會係我老婆，定係咩都唔係？

我唔知，都唔想去諗。

過咗一陣，佢終於岳高頭。

「做咩搞掂都唔叫我嘅？」佢問我。

「冇啊，你揸電話個樣好靚。」

「把口咁甜做咩啊，想走數啊？」佢搵住我件衫，扁曬嘴咁、可憐咁望住我：「我唔制啊，我要食日本嘢！」

我用手搥咗搥佢面珠墩：「知喇，行啦。」

七.

我哋拖住手離開醫院，好快就嚟到附近嘅一間日本餐廳。

啱啱拎到Menu嘅佢好似癲咗就揭嚟揭去，而我就坐喺對面繼續搵同失憶有關嘅資料。

佢好鍾意食日本嘢，但係我就除咗蛋包飯叫做OK接受到之外，其他全部都唔鍾意。

呢個係我唔洗睇Menu嘅其中一個原因，更重要嘅係...

我方心情睇。

「失憶症分為順行性失憶症同逆行性失憶症，順行性失憶症係會唔記得發病之後發生嘅事，而逆行性失憶症就相反。」

呢個係嚟自Wiki嘅資料，但係資料冇講「擁抱失憶症」會引發以上邊一種失憶症，因為呢個病應該罕見到得啊晴同頭先個醫生嘅老婆有。

係喇，「擁抱失憶症」呢個名係我改架，因為個病根本就連名都冇。

「佢會慢慢唔記得你哋近排做過咩，最後連你都唔記得。」

如果真係好似醫生咁講，佢應該會有逆行性失憶嘅情況。

但係每一日會唔記得幾多，我唔知，都冇勇氣去估。

「我有好多嘢想嗌，但我驚食唔嚟。」她扁住嘴，比咗個眼色我。

相信咁多位有拍過拖嘅男士都知呢個眼神嘅意思，就係「我每碟食一啖，淨低全部你嘅。」

用嘅係句號，而唔係問號。

因為佢唔係問緊你，而係命令緊你。

你可以嘗試去振夫綱，但係無論成功定失敗都好，你都係輸。

振到，佢黑面發老脾；振唔到，你比佢鬧鑊金。

所以我已經習慣咗順應佢嘅命令，雖然我唔鍾意食日本嘢。

「我包底，你想嗌咩就嗌咩啦。」我答佢。

佢搵咗搵我面珠墩，然後就叫咗個侍應過嚟。

佢指住個Menu好似Rapper上身咁即場嚟咗段我半粒字都聽唔到嘅快嘴，懷疑已經破咗世界紀錄。

我見到侍應個額頭標曬汗，應該係到懷疑緊人生。

「大概係咁多。」佢合理本Menu。

之後佢要求個侍應覆咗幾次單，肯定冇漏單先安心咁擺低本Menu。

搞完一輪，佢終於諗返起我嘅存在。

「係啫，啱啱醫生同你講咩？」佢問我。

「冇咩特別，只係未來有一段日子唔可以攬你。」我嘆咗啖氣：「我唔係唔愛你，我都知呢件事聽落好荒謬，但你要信我。」

「愛唔愛我要Feel下先啫。」佢伸出左手，跔起隻無名指：「拎你嗰隻嚟，掂住佢。」

我唔知咩事，但都照做咗。

呢個姿勢Hold咗一陣之後，佢就收咗隻手返去，而我都跟住收咗返去。

「咁有咩特別？」我問佢。

「Feel到喇。」佢挨前錫落我塊面到：「無名指連住個心，兩隻無名指連埋一齊即係連埋個心，所以咪Feel到。」

八.

過咗冇耐，嘢食已經擺滿曬成張枱，我見到都覺得飽，但係佢就食得好開心。

我Feel到個銀包比人重擊咗一下，而家情況危殆。

不過我反而冇咩所謂，因為佢同我一齊咁耐都就住我銀包，唔係食魚蛋粉就係買啲平平地嘅嘢返嚟自己煮，出入呢啲高級餐廳嘅次數基本上十隻手指數得曬。

講真啲句，我覺得自己欠咗佢。

誇張啲嚟講就係我覺得自己配唔上佢，而佢揀我做佢男朋友呢個決定可以話係錯撻囉。

佢從來都冇嫌棄同抱怨過，但係我成日都會自己諗好多嘢。

佢唔介意同我一齊捱，但係我就成日都因為佢要捱而自責。

佢將自己嘅終生幸福交比我，但係我冇令到佢變得好幸福。

或者係因為咁樣，個天先要呢件事發生喺佢身上，等我可以喺佢記憶裡面不知不覺咁消失，最後嚟一個完美嘅退場。

因為我好愛你，而你都好愛我，加埋我哋一齊經歷過嘅好事、壞事、柒事、尷事，呢啲回憶就好似電腦Mon上面啲條掙極都掙唔甩嘅頭髮咁卡喺個腦到，令我們兩個都冇講「分手」呢兩隻字嘅勇氣。

無論係邊個開口，我哋都會心痛到想死，因為回憶唔係個個都擺得低，更何況係成十年嘅回憶。

但係如果佢冇咗回憶，咁心痛嘅就只有我。

只要佢呢十年嘅回憶好似粉筆字咁被擦走，佢就可以咩都唔洗諗，開開心心咁去搵下一個最愛。

你陪我捱咗十年喇，已經夠曬喇。

你係時候去搵一個更加好嘅人，分開嘅痛苦就留比我啦。

「咯！」

我個額頭比人用力彈咗一嘢，痛嘅感覺將我由思考中扯返出嚟。

「叫極你都唔應嘅，諗緊咩啊？」佢問我。

「冇啊，發咩逗咋嘛。」我答佢。

「實係啦。」佢睇住我：「快啲講。」

我猶疑咗一陣，最終都係將啲條假設性嘅問題講咗出嚟。

「如果我同你講分手，你會點？」

話唔定佢都忍咗我好耐，只不過唔想我傷心，所以先冇出聲。

佢摸住我個額頭：「你發燒啊？」

「但係我比唔到啲咩嘢你架喎。」

「同你個傻佬都一齊咗咁多年啦，要走一早走咗啦。」佢谷起個腮：「但我冇講過你可以本懶架，你都要努力架！」

「知喇傻婆。」我拎開佢隻手：「食嘢啦，啲嘢凍曬喇。」

「啲刺身原本就係凍架。」

我哋望住大家...

笑搵到傻。

「傻婆。」

「傻佬。」

九.

過咗冇耐佢就食飽，而我都將佢食淨嘅嘢搞掂囉。

「搞掂喇！」我擺低餐具，摸咗摸個肚：「成日都留咁多嘢比我食，食到個肚都漲曬。」

我個肚大到好似比人灌咗幾打啤酒咁，漲到就嚟掂到地下。

「明明就係你自己本身就肥。」佢串我：「肥到成隻米芝蓮咁。」

「你就肥，你全家都肥！」我駁佢。

「聽講我全家，某程度上係包埋你架喎。」佢奸笑：「埋咗張單佢去行街啦傻佬。」

「哼！」我翹埋雙手：「唔請你食喇。」

把口就話唔請，但係個人就拎住張單行咗去收銀台。

「口不對心，心不對身嘅傻佬。」佢喺我後面細聲咁講。

「我聽到架傻婆。」我擰轉頭望佢。

「知你聽力好喇，好啲去埋單啦傻佬！」佢伸咗伸脰。

埋咗張單之後，我就返到佢對面坐低。

「點啊，想去邊到行街街啊晴晴公主？」我問佢。

佢嘟起個嘴，沉思咗一陣：「我想去西九龍中心。」

「行格仔鋪？」

「係啊，我鍾意嗰個插畫家出咗新貼紙，順便睇下有冇其他得意嘢都好。」

「我冇意見，你話事啦。」

「咁行啦。」

講完，佢就成個小朋友咁扎扎跳，彈下彈下咁彈咗出門口。

我喺佢後面慢條斯理咁跟住，還掂佢行得再快都係要等埋我。

「有巴士到啊！」佢大嗌：「行快啲啦！」

我望出去，見到有架巴士喺鋪頭對出個巴士站停咗落嚟。

原本佢佻嘅我即刻急起上嚟，因為佢已經上咗車，仲拍埋卡。

另外一樣嘢就係呢架車走咗，下架車就係半個鐘之後嘅事。

我急急腳行過去，好彩司機有睇到我追緊車所以開住門等埋我。

我衝上車，第一時間同個司機講返聲「唔該」

「你個傻佬，行咁慢呀嚟！」佢串我。

「咩叫我行得慢，明明就係你個傻婆行得快。」我伸咗伸脰：「下次再行咁快我就唔理你，望住你搭車走！」

佢撻住我隻耳仔：「你講咩話？」

「我話...」

我仲未講到多一次，佢就已經將我隻耳仔扭咗一圈，痛到我嗌救命。

「仲講唔講？」佢問我。

「唔講喇。」我雙手合十求佢放過我。

「算你啦。」佢鬆手。

「你兩個咪撻玩啦！」車長怒斥：「嘈住我揸車！」

我哋同車長耍咗個冧，之後就嚟到上層最後排左邊嘅位置。

我坐喺靠窗位，而佢就坐喺靠走廊位，就同以往一樣。

十.

一切同以往一樣，但係又無辦法用過去推測到未來。

佢深愛我，呢個係一直以嚟嘅事。

佢忘記我，呢個係終有一日會發生嘅事。

我唔係一個樂觀嘅人，反而係一個悲觀嘅人，仲要係咳一下就以為自己有肺癌嗰種。

唔知結果嘅話會向衰嗰邊諗，而家知道結果係衰嘅，所以就諗得仲衰。

「如果係都要為呢份愛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係一萬年。」

「如果」、「希望」

現實冇咁多如果，希望都只係希望。

我哋兩個喺不久將來嘅離別，唔到我哋兩個話事。

「知天易，逆天難。」

孔明洞悉一切都係無辦法扭轉命運，更何況我呢個平凡人邊一方面都唔可以拎嚟同孔明呢個天才相提並論。

諗到失咗神嘅我望咗望身邊嘅佢，佢挨住前面個椅背瞓到好似冇咗靈魂咁。

巴士就嚟到站，我拍咗拍佢膊頭。

佢坐直個身，伸咗個懶腰，掙咗掙眼，撥咗撥亂咗嘅頭髮。

「到喇？」佢問我。

「嗯，落車喇。」我充滿愛咁摸住佢長到掂到膊頭嘅頭髮。

「咁行落去先啦。」

瞓到懵下懵下嘅佢企咗起身，捉住兩邊嘅扶手左搖右擺咁慢慢向前行。

我喺後面緊貼住佢、保護住佢。

行得雖然有啲慢，但係佢都係平安咁落咗車。

呢件事好平常，但係就令我諗到啲嘢。

其實每個人都有單獨生活嘅能力，或者佢唔需要我。

我哋搭嚟到五樓嘅蘋果商場周圍行，見到得意嘅嘢就拎佢上手撚下。

嚟到一間扭蛋鋪出面個陣，我電話響，係我啊媽。

「企喺到聽咗先啦，我睇下啲扭蛋。」佢行入扭蛋鋪。

「喂，做咩啊？」我問佢。

「冇呀，幫你哋搵人算咗個好日簽紙。」

我屌，佢又嚟催我哋去簽紙。

「都話唔好急。」我有啲激動。

「啊公啊婆就嚟唔掂。」佢好平淡咁講。

「咁...」

喺我猶疑嘅時候，啊晴行咗返嚟我面前。

十一.

「簽。」佢同我講。

我拎開電話，唔比我啊媽聽到我哋嘅對話。

「但係...」

其他嘢唔講，失憶已經好大問題。

佢將手指擺咗我個嘴前面，要我收聲：「我話簽，你係咪有意見？」

「唔係啊。」

佢行到一部寫住「解答之卡」嘅抽卡機前面：「抽到好嘅就簽。」

我從來都唔信解答之書呢啲咁流嘅嘢，覺得佢比出嚟嘅答案唔係九唔搭八就係模稜兩可。

我拎咗個五蚊銀塞比佢：「抽。」

佢將個五蚊銀入咗落部機到，之後個出卡位就彈咗張黑色嘅卡出嚟。

佢拎起張卡睇咗睇，之後就塞咗比我。

我睇咗睇，個答案冇離題，都有好明顯嘅立場。

「這是一件好事。」

「咁好啦。」我拎返部電話埋嚟：「啊媽你一間Send個日期比我。」

講完，我就收咗線。

「講嘢要算數架。」佢蜻蜓點水咁點咗我個嘴一下。

「知道喇，唔通我逃婚咩。」我摸咗摸佢個頭。

我唔會逃婚，但係你就唔知喇。

「但如果到時你唔記得我呢？」我問佢。

「咁就就你責任喇。」佢谷起個腮，皺曬眉。

「吓，點解會係咁嘅？」

明明係你失憶，點解又會係我問題嘅？

「無論點你都要愛我、珍惜我同埋對我忠誠架嘛，你有冇聽過愛的宣言架？」

「知道喇晴晴公主。」我反駁唔到。

「行啦傻佬，成日諗咁多。」佢拖住我隻手。

發生啲咁嘅嘢，我可以唔諗咩？

嚟到七樓嘅一間格仔鋪，佢終於搵到佢鍾意嗰個插畫家租嘅格仔。

佢買咗一堆有大有細嘅貼紙，仲有一個透明嘅電話殼。

佢將啲貼紙逐個貼落電話殼到，原本單調嘅電話殼都因為咁樣而變得豐富。

佢望住個電話殼滿足咁笑咗笑，之後又嘟起咗個嘴。

「做咩嘟曬嘴啊？」我問佢。

「硬係覺得差緊啲嘢咁。」佢托住下巴諗咗諗：「我知差咩喇，跟我喇！」

我冇過問佢，就咁喺後面跟住佢上地鐵，好快就嚟到旺角。

十二.

我同佢嚟到T.O.P商場嘅底層，去到呢個時候我都終於知佢想做咩。

喺我哋面前嘅係一間自拍館，裡面有好多部可以影完即刻印嘅自拍機，仲可以喺張相到加啲濕鳩Effect同Filter。

「你特登拉我過嚟就係想影張相擺去電話後面？」我問佢。

「係啊。」佢拖起我隻手。

講完，我就跟住佢行咗入去。

過咗冇耐，我哋啲相就印咗出嚟。

我哋總共影咗四張唔同Pose嘅相，但係印出嚟嗰陣係打直連埋一齊。

佢拎住張相睇咗陣，之後就問人借咗把較剪。

「你係咪想剪開佢？」我問佢。

「係啊，你幫我？」佢將把較剪同相遞比我。

我有答佢，淨係接咗把較剪同相，好小心咁將四張相剪返開。

過咗一陣，我終於將四張相剪返開。

我將啲相交返比佢，自己就去還較剪。

喺我轉身嘅時候，佢拉住我件衫。

「做咩啊？」

「把較唔好還住。」佢伸手。

可能係我頭先剪得唔夠細心，佢想修下個邊。

我塞咗把較剪比佢，以為佢淨係修個邊，點知...

佢直接將啲相疊埋，之後對半剪開。

「你搞咩啊？」

佢將其中一半塞落電話殼到，另外一半就塞咗比我。

「袋好佢，應該合理一齊嘅時候就會合理一齊。」

雖然我唔知佢咁做有咩含意，但都係將呢一半嘅相塞咗落銀包暗格。

「好啦，差唔多返去喇晴晴公主。」

「未返去住，仲有嘢要做。」

「仲有咩未做？」

「你之前咪話想紋返個情侶紋身嘅，我約咗我個紋身師中同，佢近排出師自己開鋪，冇理由唔撐場。」

事發突然，但係我都冇抗拒，因為呢單嘢我哋本來就Plan緊。

「但係個圖咩樣？」

呢個係我而家唯一想知嘅嘢，因為冇可能去到紋個陣先知個圖咩樣架嘛。

「去到你咪知囉，總之唔核突。」

「真係？」我都係有啲怯怯地。

「同你一齊十年，唔通紋身咁大件事都水你咩？」佢反問我。

啲濕星嘢佢可能會搵下我，但係大茶飯應該就唔會嘅。

「好似又係，咁行啦。」

講完，佢就拖起我隻手開始行。

十三.

我哋嚟到一個工廈單位，馴咗喺紋身床上面玩電話嘅應該就係啊晴所講嘅中同紋身師。

呢到個裝修好簡潔，基本上係冇任何多餘同花巧嘅嘢。

單位裡面得一張紋身床、一張擺工具嘅木枱、幾個箱仔，同埋佢張木櫈，牆上面掛住嘅相應該就係啊晴個紋身師朋友嘅作品。

佢嘅作品基本上全部都係得意嘅卡通人物，而且佢嘅客大多數都係女仔。

講真，佢嘅作品唔算係差，甚至可以話係好優秀，但係我無辦法想像呢啲咁得意嘅嘢紋喺我個身到。

「我想問今日個紋身係咪都係行可愛風？」我問佢。

紋身師托著下巴，望咗望牆上面嘅相：「某程度上都係嘅。」

「咁叫某程度上？」我唔明佢咩意思。

「因為張圖基本上係啊晴畫，不過我改咗少少咁解。」佢企起身：「可以開始架喇，你哋想邊個先？」

「等陣先，我都未睇圖。」

「啊晴冇比你睇咩？」

「冇啊。」

「咁你過嚟啦。」

我嚟到佢隔離，終於見到我要紋嘅圖。

圖中係一個西瓜嘅劃切面，但係一粒核都冇，成個都係紅色嘅。

「一個...冇核嘅西瓜？」我黑人問號：「咁啊晴嗰個咩嚟？」

佢碌去下一張，而我就開始懷疑人生。

「你肯定冇開錯？」我問佢：「呢個真係情侶紋身嚟？」

我會咁問，係因為圖中得幾個好似瓜子咁嘅黑點。

「無開錯啊，張圖啊晴Send比我架。」

「Okay...咁要紋喺邊？」

「手腕把脈嗰個位。」

「啊晴，你認真架？」我嚟到啊晴身邊細聲咁問佢。

佢冇講嘢，淨係扒咗扒頭。

「你唔想紋？」佢問我。

我諗返起我張圖，其實都唔差。

「唔係啊，但係你嗰張。」

相比之下，佢嗰張真係唔知搞緊乜鳩。

「我知啊，我特登架。」

「咁你紋先啦，你張圖應該好快搞掂。」

十四.

啊晴馴喺紋身床上面，而紋身師就坐喺隔離準備緊工具。

「啊晴。」紋身師突然開聲：「不如改改張圖佢？你而家嗰張真係唔掂。」

「啊心你話事啦，識你咁多年。」啊晴拍咗拍佢膊頭。

「咁我加返少少反光位落去？」啊心喺電話到畫咗幾下：「咁樣會好睇啲，但係要用白色。」

「白色有咩問題？」

「要紋好耐先上到色所以好痛，你驚唔驚？」

啊晴苦笑：「呢個紋身咁重要，可以整靚啲嘅，痛下又有咩所謂。」

啊心喺隔離整好咗張圖紙，之後消毒咗啊晴個手腕就貼咗張圖紙上去，一條條嘅藍色線就咁印咗落啊晴到。

「咁嚟喇喎。」啊心拎起紋身槍：「痛就嗌停，唔好郁，如果唔係會整親你。」

「收到你。」

我超驚佢會痛到搵嘢揸手，就喺啊心開始之前擔咗張櫈過去啊晴隔離坐低。

「洗唔洗啊？接生啊？」啊心嘲笑：「不過都好嘅，費事佢一間捉住我。」

好彩我哋都係坐喺啊晴隔離，如果有人坐喺佢前面，咁就真係同接生現場冇咩分別。

喺啊心準備落手嘅時候，啊晴突然開聲。

「如果我捉住你會點？」啊晴問佢。

「又唔會有咩意外嘅，不過我會打柒你囉。」

「咁都係算啦，我捉返我男朋友。」啊晴苦笑。

「你點話點好啦。」啊心開著枝紋身槍：「總之依家就開始喇，唔係嘅話我都唔知幾點先有得收工。」

過咗一陣，啊心閃咗枝紋身槍。

紋身終於完成，啊晴除咗上白色嗰陣用力揸咗我手臂一陣，其他時間都好淡定。

啊心幫佢個紋身包咗保鮮紙，之後就拍咗拍佢膊頭，要佢落床。

啊晴爬咗落床，同我換位。

「到你喇，咁我照加反光位？」啊心問我。

「可以啊。」我回應。

啊心重複咗一次貼圖紙嘅流程，之後就開始咗紋身。

十五.

過咗一陣，啊心閃咗枝紋身槍，紋身完成。

「我Send咗個小冊子比啊晴架喇，你哋記得睇下有咩唔做得。」佢揸咗揸電話：「冇咩嘢就快啲走啦，我想收工。」

「我想問...」啊晴講啲唔講啲咁。

「有嘢講好快啲講喇。」佢準備收埋枝紋身槍：「你唔講就唔知等幾時先有得講架喇。」

聽到佢咁講，啊晴就捉住佢拎紋身槍嗰隻手：「我兩個想紋多個，你介唔介意？」

啊心黑人問號：「你有圖咩？」

「有。」

「我想收工啫，不如下次先啦？」

「唔複雜架，同埋...唔知有冇下次。」

真係唔知有冇下次，我哋嘅下次。

「下次下次 下次大概可以」

下次得大概，咁就今次搞埋佢啦。

啊心托住下巴，沉思咗陣就抓咗頭。

「咁好啦，你比我睇下先。」

啊晴搖咗搖頭：「張圖你有架喇，就係我哋手腕上面呢兩個。」

啊心對眉皺到可以夾死烏蠅：「紋多次同一個圖？」

「唔係，今次交換紋。」啊晴指咗指我，又指咗指自己：「我紋西瓜，佢紋核。」

「唔難嘅，咁你男朋友同唔同意先？」啊心望住我。

「我可以嘅。」我望住啊晴：「係咪紋喺另一邊手腕？」

佢抓咗抓頭，啊心即刻開始準備圖紙。

...

..

可能係因為啱啱先紋過同一幅圖，啊心好快就搞掂我哋嘅另一對紋身。

「冇嘢啦嘛？」啊心問佢。

「冇喇，條數一間過比你。」啊晴爬咗落床。

「你冇嘢問我，但我冇嘢問你。」

「嗯？」

「你做咩講話唔知有冇下次？」啊心一邊收嘢一邊問：「同埋呢對紋身邊忽情侶？仲有交換紋又係咩事？」

我嘅疑問，同佢一樣。

「係囉，我都想知。」我摸咗下我個西瓜同核：「雖然幾得意，但都唔知有咩關聯。」

啊晴自己行咗去門口，擰轉頭整古做怪：「唔話你哋知啫，慢慢估下啦。」

呢條友真係，又喺到勾起我搵真相嘅慾望。

不過我真係未驚過，我就唔信一齊咗咁多年都摸唔透佢。

十六.

我哋去樓下上咗返屋企嘅巴士，都係嗰個熟悉嘅座位。

我將隻手晾喺窗框上面，一直望住手腕上面嘅西瓜。

我個腦可能同個人一樣退化緊，冇好似中學嗰陣成個柯南咁。

我可以諗到嘅就得核係西瓜嘅一部分，但係呢樣嘢到底情侶咗去邊？

再講吖，就算我諗通咗呢兩樣嘢點情侶法，但係我同佢又唔係偷情，光明正大咁拍拖唔洗咁隱晦啊嘛？

雖然我摸唔透紋西瓜同核嘅原因，但係我諗到啲新嘅Idea。

「晴晴公主？」我依然望住窗外。

「做咩啊？」佢問應。

「不如我同你表白，同埋求多次婚好冇？」

「做咩咁突然嘅？」

「冇啊。」我轉身面向佢，輕輕咁摸住佢啲頭髮：「一齊嘅時候冇比你享受過表白嗰下浪漫，求婚嗰陣又喺街。」

「你知我唔鍾意韓劇嗰啲懶浪漫嘅濕鳩情節架。」

比起浮誇又唔實際嘅浪漫，我哋鍾意現實嘅浪漫多啲。

唔洗上山下海、飛天遁地，淨係要你陪我過埋呢一世，就算有幾平凡，都好似上咗粉紅色Filter咁。

淨係要你陪我過埋呢一世，邊忽浪漫？換個角度諗啦。

兩個人嘅呢一世，都淨係屬於對方。

仲唔夠浪漫咩？

「咁又係，不過我想啫。」

「你知唔知呢啲嘢最緊要係驚喜？」佢用手敲咗我額頭一嘢：「你而家講咗比我聽咪無曬驚喜囉！」

「好似又係。」我苦笑。

講完，我就轉返去望住窗外。

「叮！」

電話響，係我啊媽。

佢Send咗個日期過嚟，應該就係佢搵人算出嚟嘅日子。

個日期係三十二日後，唔算係好耐，但到時啊晴可能已經唔記得我。

不過就算佢仲記得我，我都說服唔到佢。

話曬一個「陌生人」突然變咗做老公，呢單嘢仲難接受過男人有咗。

十七.

「你媽子係咪Send咗個日期嚟啦？」佢問我。

「係啊。」我遞部電話比佢。

佢望咗望，然後又拎自己個部出嚟擻咗擻：「Mark低咗，啱啱同老細講埋。」

我望住窗外，擻轉頭想講嘢，但係句嘢去到喉嚨，又比我吞返落去，擻返去望住窗外。

我諗佢應該留意到，因為佢睇穿曬我。

「你係咪有嘢想講？」佢問我。

果然。

我組織好要講嘅嘢，但係唔夠膽講出口，更加唔夠膽面對住佢嚟講。

「你真係想知？」我問佢。

我都只不過係喺到搏緊個少少嘅機率，話曬我同佢一齊咗成十年，佢多多少少都開始有啲似我。

「我理得你講好嘢定講衰嘢，總之我要知。」佢齧個頭埋嚟：「跟你學架！」

「打爛沙盆問到篤」係最能夠形容我嘅一句說話，睇嚟而家都係最能夠形容佢嘅一句說話。

「好似又係。」我苦笑：「咁你唔好嬲啫。」

「唔會嬲啊。」

我吸咗大大啖氣：「到時你好大機會已經唔記得我。」

「好大機會，即係唔係一定啦。」佢挨住我膊頭：「當年你封信都唔係百分百成功啦，你又咪係做咗。」

「咁又係，都係搏一搏啫。」我摸住佢個頭：「唔搏你依家就唔會坐喺我隔離啦。」

「你知唔知點解你會搏？」

我知佢有嘢想講，但我估唔到佢想講咩。

「因為我想。」

「咁點解你會想？」

想就係想，可以有咩原因？

「想呢啲嘢，邊有原因架。」

「因為一會比感性影響。」佢揸咗揸電話：「如果人唔感性，就有好多嘢都唔會做，就唔會有咁多奇蹟。」

講完，佢就開咗個新聞比我睇。

個新聞係講緊有個植物人喺父母陪伴十年之後醒返，仲行得走得。

我冇講嘢，淨係扒咗扒頭表示睇完，等佢繼續講落去。

「因為感性，佢父母先會一直陪住，因為佢哋一直陪住，先會有奇蹟。」佢用嘴唇點咗我塊面一下：「感性咗一日，就一直感性落去啦。」

「所以...」

我想講嘢，但佢就將食指擺喺嘴唇前面叫我收聲。

「有病嗰個都未講放棄，你唔準講放棄。」佢笑咗笑：「冇人話我唔可以係奇蹟嘅主角。」

除非佢自己走咗去，如果唔係其實我冇放棄嘅原因。

既然感性引導我去同佢一齊，咁點解要用理性嚟思考發生喺佢身上嘅呢件事？

十八.

因為已經過咗繁忙時間，巴士除咗會因為紅燈而停低之外，其餘時間都暢通無阻，所以我哋都好快就返到屋企。

返到去嗰陣已經好夜，我哋沖咗沖身就即刻上床。

佢嘅上床係包埋訓教，但我嘅上床就淨係得字面意思。

今日行咗好耐，佢劫到一攤上床就即刻扯曬鼻鼾。

我對腳好劫，好似人哋做完Gym咁識自己震，但個腦就仲好活躍，點都瞓唔著。

我爬咗落床，喺屋裡面慢慢咁行嚟行去。

佢好快就會唔記得我，就好似我從來冇喺佢生命入面出現過一樣。

佢記憶中嘅呢十年冇咗我嘅存在，但我冇辦法當呢十年嘅佢唔存在。

以前我成日都會同班friend講笑話自己比啊晴困咗成十年，好似Freeze咗嘅projector咁，唔識跳去下一個畫面。

但去到而家我先發現，原來愛就好似埋藏喺地底嘅炸彈一樣。

你睇唔到佢，亦都唔會特登挖佢出嚟，但當你係無意中發現咗佢、引爆咗佢，你先發現原來佢仲係咁爆得。

或者咁講，其實佢一直都好爆得，只不過冇嘢去觸發佢、冇人去發現佢。

呢個世界有好多細節嘅嘢會比人忽略，但當你仔細去觀察，你就會發現好多嘢。

呢間平平無奇嘅屋裡面比人忽略嘅細節，正正就係我同啊晴一齊生活過嘅證據。

一把鬚住唔同顏色頭髮嘅梳、冇半邊坐到梅晒嘅梳化、左鹹濕Figure右得意公仔嘅電腦枱。

呢啲全部都係佢係呢間屋存在過嘅證據、佢同我一齊生活過嘅證據。

我以前都唔會去留意呢啲嘢，因為啊晴就喺我身邊，所以我唔需要證明佢存在。

十九.

或者人就好似香港政府一樣，從來唔會在意啲焦點以外嘅嘢，去到佢就嚟消失嗰陣先話可惜、先去保育，但可惜為時已晚，做咩都係徒勞無功，只能夠睇住佢消失。

「閻王要人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

有啲嘢就好似人死咁，你做咩都阻止唔到，就好似啊晴要失憶同埋

要離開。

...

..

.

因為琴晚我唔想爬上床嗰陣嘈醒啊晴，所以直接攤喺梳化到瞓着咗。

可能係因為隔離少咗個人碌嚟碌去，得閒又踢我幾腳咁，我今日瞓到好晏先起身，個鬧鐘響到鬼打咁嘈都叫我唔醒，而啊晴就係見我瞓到咁爽所以冇叫醒我。

雖然我咁講，但其實我都係鍾意啊晴瞓係我隔離多啲。

半夜無啦啦比人整醒的確係幾辛苦，但因為我愛嘅人喺隔離，所以我會將呢啲辛苦稱為「幸福嘅重量」，類似嘅例子包括搞太多次野搞到碌鳩痛。

另外一樣嘢就係...

我今日要見客啊屌！

我即刻彈起身，求其執咗執、刷個牙就即刻衝咗出門口。

佢約咗我喺黃大仙，我依家搭巴士絕對趕唔切，一定要搭紅的。

我唔係基督徒，但我搭嗰陣都係好誠心咁祈求耶穌打救我，因為等急症仲快過等我屋企樓下有紅的到，而家仲要係交更時間，想Call都未必Call到。

唔知係我成日扶啊婆過馬路所以好人有好報，定係耶穌見到我咁誠心所以出手打救我。

一架紅的就好似沙漠中嘅綠洲咁停泊喺馬路對面嘅士站，而我就好似一個喺無飲水情況下喺沙漠行咗成日嘅人咁嚟向住架紅的衝過去。

我好成功咁上到車，跑咗幾步嘅我有少少喘，冇辦法即刻講到比佢聽我要去邊。

「靚仔唔洗咁急㗎，啲順條氣先啦。」司機對住倒後鏡同我講。

二十.

我睇咗佢一眼，見到佢成頭白曬，個樣仲好慈祥，應該都係退咗休嚟打發時間嗰種人。

我喇順條氣之後就同佢講咗要去邊，佢開車之後就一直撩我講嘢。

我以為佢純粹係想有人同佢傾下計，唔覺得佢有咩陰謀，所以我都冇抗拒同佢傾計。

但原來佢嘅目的冇咁單純，佢真正嘅目的係想分散我注意力。

因為我掛住同佢傾計，根本就冇留意過車窗外面嘅環境，亦都冇睇過時間。

我望咗望電話先發現，原來由我上車起計已經過咗八個字。

明明搭的士半個鐘點都到，點解而家八個字都仲未到？

明明都唔係繁忙時間，就算個個紅燈都停都唔洗咁耐。

我望向窗外，梗係覺得有啲陌生。

再望多眼，點解喺山上面嘅？

我腦中閃過一個山名...

「慈雲山」

我屌，佢趁我掛住同佢傾計，兜撚咗上慈雲山！

而且我肯定佢唔止兜咗上慈雲山，因為兜上慈雲山都唔洗咁耐。

真係古語有云：「人不可貌相。」

見佢個樣咁慈祥，點知原來都係DC9。

如夢初醒嘅我，對眼著曬火咁望住佢。

「我屌你啊！」我直接鬧佢。

佢笑而不語，氣定神閒咁繼續揸車，而我都吹佢唔脹。

過咗一陣，佢終於落咗山，而我都終於可以落車。

雖然的士錢比預期貴咗好多，但我已經冇時間去同佢拗，撚低齊頭四百蚊之後就連散紙都唔要就衝咗落車。

我急急腳咁行上去我同個客約好咗嗰間餐廳，好彩佢冇走。

但同時唔好彩嘅嘢係...

佢塊面黑過包青天。

我坐低之前嚟咗個九十度鞠躬，坐低之後又雙手合十咁不斷耍寐。

希望佢會受落啦，因為呢個客都幾重要下。

二十一.

佢微笑住咁向我表示理解呢啲無辦法避免嘅情況，仲話自己都遇過唔少DC9，所以...
佢起身走咗。

表示理解唔代表唔黹，就好似法官會認同被告身世好慘，但唔會因為咁就判佢無罪。

雖然又走咗個大客，但係我已經無曬Feel，因為走大客呢啲嘢...

包埋呢次，今年已經發生咗三次。

我認今次係我錯，但另外兩次真係唔關我事。

一次就地鐵出軌，一次就炒車塞死曬。

做嘢唔順利都算，連啊晴都出事。

唉，今年個運真係衰到貼地。

我行過黃大仙廟宇廣場，停落嚟望住個簽品哲理中心。

雖然我唔係好信算命諸如此類嘅嘢，但係衰到咁，去聽下都好。

我入去行咗一陣，基本上坐低都要幾舊水，出名嘅嘅師傅甚至要四位數字。

「知天易，逆天難。」

對於我呢個窮撚嚟講，連知天都好難。

睇我心灰意冷、諗住走個陣，眼尾睇到一間別樹一格嘅鋪頭。

人哋用白燈，佢就用粉紫色燈，成個雞竇咁款。

人哋幾樣衰都比你見到個樣，佢就立牌板嚟到阻住曬，好似佢個樣唔見得光咁。

人哋就貼一大堆嘢嚟門口吸客，佢就咩都唔貼，懷疑係唔憂做。

有啲同我一樣咁怪嘅嘢，梗係要去睇下啦！

我行過去，到門口先見到佢鋪頭裡面嘅一個牌匾。

「向水登」

雖然讀起嚟好怪，但我相信呢個就係呢間鋪嘅師傅個名。

「Hello啊。」我禮貌咁打咗個招呼：「想問有冇人喺到？」

「係，請講。」

立牌後面傳嚟一把聲，一把女聲。

我有啲驚訝，正諗住問佢點解入到行，但佢就好似估到我想講咩咁。

「你想問我點解入到行？」佢繼續講：「而家冇性別定型架喇，同埋上網咩都有，洗鬼求人教咩。」

二十二.

所以佢係自學嘅，咁我又冇下一個問題喇。

信唔信得過架？

「掂唔掂架？」我問佢。

「唔掂我都唔會咁夠膽死開鋪啦。」

咁講都啱，暫且信你有啲料到。

「咁我想問，淨係算今年要收幾錢？」我問佢。

「基本版定連埋DLC？」

而家算命仲有DLC，都幾跟得上潮流。

但係...佢個DLC係啲咩嚟？

「我想問個DLC係咩嚟？」

「我做算命架嘛，基本版淨係包算。」佢繼續講：「DLC咪教埋你點趨吉避兇囉。」

「咁要住個基本版先，想問幾錢？」

都唔知你準唔準，咁快就想賺到盡？你都痴線架！

「一百，聽完再加DLC都得嘅，還掂DLC都係一百。」佢繼續講：「自己八字知唔知？唔知就講年月日時分。」

「二零零四年二月廿一夜晚十一點五十九分。」我回應。

「收到你。」

講完，我就聽到揸原子筆嘅聲，應該係佢準備寫嘢。

我坐喺到靜靜咁等佢，而立牌後面就得返原子筆喺紙上面寫嘢嘅「嚟」聲。

過咗好耐，我終於聽到佢擺低筆。

「你想聽邊方面先？事業、愛情定係你有其他嘢想知？」佢問我。

講真，我覺得我今年飯飯都一鑊泡咁，聽邊個先都冇咩分別。

「你喜啦，講邊個先都一樣。」我回應。

「咁講事業先啦，我驚其他你接受唔到。」

「你都好貼心吓喎。」我苦笑。

「咁梗係，我哋呢啲服務業嚟架嘛。」佢繼續講：「事業方面唔太掂喎，成日都比啲突發事件阻住。」

第一句就中咗，好似真係有啲料到。

「地鐵出軌算唔算係突發事件？」

「你自行判斷啦，不過今年淨低嘅日子你都應該係冇咩心機做嘢，因為比情緒影響。」

第二句又中，冇冇啊？

「咁愛情呢？」

「基本上，你所有不順都係由愛情引起。」

「某程度上嚟講係。」

自從啊晴出咗事，我真係負面咗好多。

二十三.

「你另一半好似比啲怪病纏身喎。」

「你又算到咩？」我苦笑：「佢有咩事？」

「同記憶有關，我估係失憶。」

「其實係老人痴呆。」我扮曬認真咁講。

「咪撚啦，廿幾歲同我講老人痴呆，你食煙食壞腦啊？」

「都係。」

得廿幾歲，想老人痴呆都難。

等陣先，佢點知我食煙架？

「你點知我有食煙？」我索咗索自己手袖：「唔係好重味咋喎。」

「我屌你啦，你啲煙味飄到我成間鋪都係啊！」

「有冇咁誇啊？」

我唔係好信，但都係道咗個歉。

「咁我想問有冇解救？」我問佢：「洗唔洗搞啲咩法事或者戴啲咩咁？」

事實上我都只係問下，因為通常搞啲嘢都好貴。

「買埋個DLC話你知。」

佢擺到明想呢錢，不過我都洗咗左邊頭，冇理由唔洗埋右邊，還掂我又唔係窮到比唔起一舊水。

「得，你講啦。」

「好，你呢個窮作家記得唔好走數。」

「我幾時講過？」

我明明咩都冇講過，點解佢又知？

「我把炮囉，咩啊？」

算啦，唔問落去。

可能啲算命嘅人真係咁勁，如果唔係算命呢樣嘢都唔會流傳幾千年。

「咁你可以講點搞返掂佢未啊？」

「發生喺佢身上嘅事一啲都唔自然。」

「呢個我都知。」我有啲無奈。

頂你啊，呢錢都唔係咁呢啱，你呢句嘢同堆填區啲垃圾一樣架喎。

「應該係比人落蠱或者落咒。」

雖然我本身唔信呢啲嘢，但係更荒謬嘅事都發生咗，真係唔到我唔信。

「咁你有冇辦法搞掂先？」

「解鈴還須繫鈴人。」

如果我知邊個搞就一早搵咗佢出嚟啦，仲洗搵你咩？

「即係冇辦法？」

「我冇，但你有。」

「多謝曬喎。」我暗串佢。

「冇嘢問啦嘛？」佢喺立牌上面伸隻手出嚟：「冇就比錢走，唔好阻住我做生意。」

我將兩舊水塞落佢隻手到，之後就起身想走。

「送多句比你。」

「又點啊？」

「嗰條友你哋都識架。」

「多謝。」

又講廢話，真係成行比你搞輓囉。

二十四.

我離開簽品哲理中心，無奈咁點起一枝煙。

醫生冇計，算命佬又冇計，我就更加冇計。

等陣，點解佢會無啦啦比人落埋啲咁嘅嘢？

我揸熄枝煙衝返入去，想搵「向水登」答下我，點知佢已經閃咗閘。

「真係唔憂做架啎。」我嘆氣。

電話響，係啊晴。

「喂，做咩啊？」我問佢。

「你喺屋企啊？」佢繼續講：「我啱啱收工，你嚟唔嚟同我食飯啊？」

「我唔喺屋企啊，你唔想煮？」

「係啊，今日好多嘢搞，做到隻積咁，剋到想嘔。」

「咁好啦，你想去邊到食啊？」

「梗係街尾間魚蛋粉啦！」

「咁我返到去坐低等你啦。」

佢Cut線，我都行去搭巴士。

成架車都冇人，但我都係照樣去返上層最後排左邊嘅靠窗位。

過咗一陣，巴士停站。

樓梯方向傳嚟腳步聲，有人上緊嚟上層。

上嚟嘅人係一個成頭白曬嘅啊伯，個樣都幾慈祥吓。

佢成身衫褲都係黑色，仲著住件黑色大褸。

上層得我一個喺車尾，佢應該會坐去中間或者最前面。

然而事實係...

佢坐去最後，仲要喺我隔離。

好似電影裡面啲暗殺情節咁，明明成架車冇人都要坐喺個目標隔離。

雖然感覺好唔舒服，但係佢比咗錢搭車，理應咩位都坐得，我有理由因為我唔舒服而叫佢換位。

人有自由意志架嘛，我有權控制佢坐邊到。

我繼續揸電話扮無事，而佢就雙手捉住個扶手，左望右望。

我終於知啲警察口中所講嘅行跡可疑係點，就係好似佢咁。

過咗冇耐，我都差唔多落車。

「林晉武。」佢突然開聲。

無啦啦坐我隔離，仲要嗌得出我全名，唔通我真係做咗暗殺目標？

「做...做咩？」我把聲震曬。

「唔好落車住，有嘢同你講。」

「好。」

你坐喺我出面，你唔走，我都冇得走。

二十五.

「你條女係咪失憶？」佢問我。

「你點知架？」

知道呢件事嘅得我、啊晴、「向水登」，仲有...

醫生！

「你係醫生？」我問佢。

唔知點解，我對佢個樣完全冇印象。

「我係邊個同點解我知都唔重要，總之你要信我。」佢搭住我膊頭。

喂，唔好攞頭攞頸好啲，我唔識你架啲。

「我點解要信你？」

未識你就叫我信你，你當我好似小朋友咁易呃啊？

「你條女係向晴，你哋今年廿八，你哋第一次扑嘢喺商場天台，你條嘢...」

佢想繼續講落去，但比我打斷咗：「得，我信。」

你都講咗咁多啦，我都冇得唔信，關於我條嘢就...

冇苦自己知。

「你都知佢係比人落咗嘢架嘛？」

「我知啊，你又知啲咩？」

我已經覺得佢知係唔出奇，淨係想知佢有冇更多嘅資訊。

「原諒我唔可以直接幫你，因為我唔可以犯行規。」

「咩行規？」

「行規講明，唔可以用所學嘅嘢嚟做壞事，但就算係壞事，同行都唔可以對佢做嘢或者佢本人落手，更加唔可以再對佢個目標做嘢。」

呢個係邊行嘅行規？

唔比做壞事，但做咗其他人又唔可以阻止佢。

「咁佢會有啲咩懲罰？同埋點解行規會咁Set？」我問佢。

「佢拜師嗰陣發過嘅毒誓會生效同埋失去運用所學嘅能力，而行規會咁Set嘅原因係要尊重每一個人運用所學嘅權利。」

照咁講，即係搞啊晴嗰個已經出咗事？

「等陣先，咁咩算係壞事？」

法律存在灰色地帶，因為所有嘢都有絕對嘅好同壞、啱同錯，甚至好同時可以係壞、啱同時可以係錯。

破壞即是創造，失去即是得到。

破壞一段友誼，創造一段戀情。

失去一個戀人，得到一個教訓。

「冇人知。」

「都合理，咁做嘢嗰個點啊而家？」

「佢冇事。」

「即係話我同啊晴一齊係壞事，所以拆散我哋係好事？」

二十六.

佢沉默咗一陣，嘆咗啖氣：「恕我冒犯，某程度上係。」

「其實都唔冒犯嘅，講事實啫。」我苦笑。

佢講得好隱晦，畢竟有啲嘢我自己知就得。

畫公仔唔洗畫出腸，因為冇人想知成日食煙嘅米奇老鼠個肺係黑色。

「咁你嚟搵我係想？」我問佢。

「我想幫你，因為我覺得你同佢一齊唔係壞事。」佢拍咗拍我膊頭：「你係一個好男人，只不過你冇車冇樓冇錢啫。」

唔洗講到咁直啊嘛？

「多謝你，雖然後面嗰堆有啲難聽。」我苦笑：「咁你仲可以點幫我？你都唔可以出手。」

「我唔可以出手啫，但你可以啊嘛。」

「我咩都唔識，點出手？」

「我會比樣嘢你用。」

講完，佢就伸手入大褸嘅內袋。

有咩嘢需要擺落內袋？成件事好唔對路。

我揪住佢隻手：「喂咪呀，呢啲嘢我做唔出。」

「咩做唔出？」

「你唔係要比嘢我隊霖嗰條友咩？」

「大佬啊，呢到香港嚟架，搵枝槍比你好難架。」佢反咗反白眼：「更何況我哋呢行嘅人冇咁暴力。」

「咁你要拎啲咩？」

我鬆手，佢喺內袋拎咗一枝用紅線織成嘅棍出嚟。

「呢個你拎去。」佢將枝棍遞比我。

我接住枝棍，上上下下都望咗一輪：「呢枝嘢咩嚟？」

枝棍同原子筆差唔多咁長咁粗，睇唔出有啲咩特別。

「呢枝係用九百九十九條紅線織埋一齊嘅棍。」佢解釋：「月老用一條紅線連住兩個人，既然一條比人剪咗，咁我就幫你用九百九十九條連返佢。」

「咁枝嘢點用？」

「你哋到時一人摸住一邊，成功嘅話佢就會記得返曬啲嘢，另外就係做嘢嗰條友同我都一定要在場。」

「點解做嘢嗰條友同你要在場，同埋失敗嘅話會點？」

「解鈴還須系鈴人，所以做嘢嗰個要在場，但你哋唔洗佢解，因為枝棍會幫你哋炸開個結，而我要在場就係因為枝棍係我整嘅，只要我唔在場佢就咩用都冇。」

二十七.

「如果失敗嘅話...」佢清咗清喉嚨：「你哋再努力都有辦法喺返埋一齊，而你哋呢一世都唔會再有愛情。」

「如果係咁...」我將枝棍遞比佢：「我唔需要喇。」

呢個賭注太大，就算啊晴承受得起，我都唔想佢承受。

「我比咗出去嘅嘢，同潑咗出去嘅水一樣，用唔用係你嘅事。」

「咁...」我將枝棍收落褲袋：「多謝。」

「唔洗多謝，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啫。」

「咁我到時點搵到你同做嘢個？」

「我自己會嚟，做嘢個個就要靠你自己喇，我唔可以透露自己或者同行嘅身份。」

「明白，咁我仲有咩要做？」

「你自己知。」

或者，我真係知，但我唔知點樣去做...

喺知道最壞結果係點個陣去做。

「後會。」佢摸咗摸我個頭。

佢摸完我個頭之後，我睇嘢開始變得好朦、眼皮變得好重，最後就咁瞓著咗。

過咗唔知幾耐，我終於醒返。

我望出窗，見差唔多到就起身衝落去。

我一落車，就聽到烏鴉叫。

喺到住咗咁耐，真係第一次聽到烏鴉叫。

我顎高頭轉咗個圈，終於搵到隻烏鴉喺邊。

佢企咗喺我幾個身位外嘅一碌燈柱頂，面向住我。

我唔知佢望緊邊，但我感覺佢同我對緊眼。

同佢對望咗幾秒之後，佢扒咗下頭再叫多聲就飛走咗。

唔知點解，我覺得佢好似比人控制緊咁。

或者，係我諗太多。

電話響，係啊晴。

「你到未啊，等咗你好耐喇！」

我一聽，佢就即刻開波。

「唔好嬲啦晴晴公主，一間加多碗雲吞比你。」

「哼！你敷衍我啊？」

「咁加埋可樂同雪條呢？」

「咁就差唔多，Muaah！」

「好啦，咁你等我一陣啦。」

「快啲啊！」

講完，佢就收咗線，而我就去買雪條。

好快我就拎住雪條嚟到魚蛋粉鋪，而我哋嘅魚蛋粉同佢嘅雲吞仲有可樂已經擺咗喺枱面。

二十八.

我未行到埋去，佢已經起身衝咗埋嚟。

佢想伸手搶雪條，而我都即刻舉高手。

「喂呀！」佢皺曬眉、扁曬嘴，成個蹦蹦豬樣出曬嚟：「我要食雪條！」

「唔準啊，食完正餐先可以食甜品啊！」我跣高腳。

呢個時候，老闆娘已經係側邊潛行咗去我後面。

「接住！」我將雪條拋比老闆娘。

佢接住條雪條：「收到，幫你擺落冰格。」

講完，佢就拎住條雪條行返入廚房。

「你又幫住佢呢個傻佬！激死我啦！」啊晴叉住腰。

「乖啦晴晴，下次幫你。」老闆娘單咗單眼：「我最錫你架嘛。」

「哼，你下次再唔幫我就上網唱衰你！」

佢呢句嘢應該講過不下十次，但我仲未見到佢行動，而我都肯定佢唔會行動。

人情味嘅嘢，淨係得把口硬。

你今日同老闆娘嘈到反曬枱，對上十八代都鬧過曬，但你聽日返嚟，佢都係會整多幾粒魚蛋比你。

「打是情，罵是愛。」

佢把口就咒你死，但其實最唔想你死、最想你好個個就係佢。

你唔止係客，佢都唔止係主，所以佢先唔會對你客氣，因為熟嘅人唔會對你客氣。

我跟住啊晴返去坐低，而老闆娘就咗兩粒魚蛋落佢碗粉到。

「唔好嬲喇。」老闆娘用膊頭輕輕咁撞咗撞佢。

啊晴好似小朋友比人請食糖咁笑咗起嚟：「多謝老闆娘！」

「得喇，有邊次唔送多兩粒比你。」老闆娘拎咗包魚皮過嚟擺喺枱面：「送多包魚皮比你啦。」

「做咩送到好似唔洗錢咁嘅？」我問佢。

「唔通留嚟搵咩？」佢嘆咗啖氣：「做埋呢半個月就唔做喇。」

我有啲意外，但又唔係好意外，因為老闆娘都幾廿歲人，係時候休息下。

「咁突然嘅，都冇聽你講過，門口又冇貼通告。」

二十九.

「唔啦，一貼完就好多人嚟，到時我做到隻積咁，未退休就過勞死。」

「比人知道下都好啊。」

你唔做咁大件事都唔講，好對唔住啲熟客啫。

「個個知我就嚟唔做，傷心到喊曬口咁點食條毛咩！」

有啲嘢，望住佢慢慢消失，伸痛苦過佢突然消失。

「好啦好啦，你係老闆娘，你揸旗啦。」

「你哋快啲食啦，啲嘢凍曬喇！」

「收到你。」

講完，佢就行返入廚房坐低休息，而我同啊晴都開始食嘢。

過咗一陣我哋就食完碗粉同雲吞，老闆娘都拎咗條雪條比啊晴，魚皮就留比我一邊食一邊等啊晴。

佢食食下雪條，突然好似諗到啲咩咁「啊」咗聲。

「做咩啊？」我問佢。

「我想問呢...」佢伸手入件衫到拎條鍊出嚟：「呢條鍊係邊個送架？」

條鍊上面有一個珍珠奶茶造型嘅吊墜，之前個吊墜出嗰陣佢已經覺得好得意，成日行過見到都吸到實一實，但問佢要唔要，佢又會話舊嘢好怪，叫我唔好睇錢。

講真，傻嘅都知佢有幾想要啦。

見佢咁想要，我後尾就喺某個節日偷偷地咁買咗嚟送比佢。

「我送架。」我回應。

「幾時嘅事？」

「我唔記得喎。」我開電話：「你等我一陣。」

突然咁問我真係唔記得，如果知道條鍊係幾時送，我就可以知道佢每一日會忘記幾多嘢。

因為佢條鍊連埋個吊墜都唔平，所以張單應該就喺銀包，因為所有貴嘢嘅單我都會收曬落銀包暗格。

我拎疊單出嚟，好快就搵到佢條鍊張單，因為事實上我冇錢買貴嘢，疊單其實得幾張。

因為大多數嘅單都係好易甩色嘅熱感紙，而呢張都唔例外。

基本上成張單有九成嘅字都已經甩到睇唔到，但好彩日期嗰個位嘅日同月都仲隱約見到。

我眯埋眼睛左陣：「半年前。」

三十.

「嗯，半年。」佢嘆咗啖氣：「三十二日後就會忘記足足十六年嘅嘢。」

「十六年即係你十二歲之後嘅嘢都唔記得。」我補充：「即係到時你甚至連我個名都唔記得。」

十二歲先啱啱升中一，佢嗰陣可能都冇留意我個名。

「唔係嘅，可能我會記得呢，升中學嗰陣有睇過張班別名單架嘛。」佢苦笑。

「希望啦。」

「行啦，食枝煙返屋企。」

我哋點著枝煙行出去，喺鋪頭對出嘅石壘坐低。

食食下，佢突然叫我。

「做咩啊？」我問佢。

「你望下後面。」

我擰轉身望去後面個草叢，搵咗一陣終於見到草叢裡面有隻蝙蝠，佢一比見到就即刻飛走。

雖然而家成日都有人話喺市區見到蝙蝠，但我哋住緊呢區暫時未有人見過。

「我淨係見到一隻。」

「我都係。」

咁就仲奇怪，因為蝙蝠通常都係一堆咁出沒。

啱啱見到烏鴉，而家見到蝙蝠。

唔知點解，我覺得呢件事好唔尋常。

一個光明正大咁企喺燈柱上面，一個匿埋喺草叢裡面。

一個係對住我扒頭，一個係見到我就走。

佢哋嘅行為好奇怪，做嘢嘢同平時好唔同，仲好似有意識咁想同我交流。

我絞盡腦汁，但都係得唔到一個答案。

啊晴返到屋企之後就開始煲劇，而我呢個好男人就梗係陪佢一齊煲啦。

雖然我個人就坐咗喺佢隔離，但我係一邊做嘢一邊睇，基本上淨係知個劇情大概係點。

睇睇下，啊晴突然狂拍我膊頭：「個男主角好型啊！佢識控制動物架！」

我擰個頭過去睇咗陣，見到個男主角用意識嚟控制隻老虎。

我睇咗陣，就諗返起今日嘅蝙蝠同烏鴉，仲有喺巴士上面比人摸暈咗。

三十一.

佢唔似係用某啲嘢整暈我，因為我起身之後冇任何唔舒服嘅感覺。

巴士個啊伯可以徒手摸暈我，咁可以控制埋動物都唔出奇。

唔通嗰隻蝙蝠同烏鴉都係比人控制咗？

一個同我對望，一個見到我就走；一個在明，一個在暗。

如果真係有人可以控制動物，啊伯有可能就係控制烏鴉嘅人。

因為啊伯係想幫我，所以佢唔怕比我見到。

如果呢個推論冇錯，控制蝙蝠嗰個就係喺背後搞鬼嘅人。

但係我知道呢啲嘢都冇用，因為控制隻嘢嘅人都唔知係邊，啊伯應該都唔會答我，因為聽佢咁講，佢應該都幾睇重行規。

「嗰條友我識」

呢個係我唯一嘅線索，但我身邊根本冇人似係識啲咁怪嘅嘢。

等陣先，好似有啲問題。

「我識」

我識，唔代表係我身邊嘅朋友或者諸如此類。

「叮！」

電話響，係我以前中六嘅班主任。

「想搵你班友聚下，跟手燒個靚烤，你嚟唔嚟？」

「可以啊，幾時？」我回覆。

「聽晚七點去到十二點啊，我哋連埋隔離班一齊搞。」

「隔離班？」

「D班啊，你個舊情人向澄嗰班。」佢暗地抽緊我水。

「講呢啲，聽日見啦。」

「帶埋女朋友嚟都冇所謂架！」

「做咩啊？」啊晴問我。

「聽日中同聚會，你跟唔跟埋我去？」我回應。

「夜晚？」

「七至十二。」

「可以啊。」

「咁今晚早啲訓喇喎，聽晚仲要玩到咁夜。」我拎走佢部電話。

「好啦好啦。」佢訓好、冚好被。

我拎完佢部電話去又電之後，我突然諗到一樣嘢。

「我識」係包括咗我啲中同，雖然我唔係成日聯絡佢哋，但佢哋始終都算係我識嘅人。

如果係咁嘅話，聽日我要比啲心機留意先得。

話唔定...

嗰個人就係我嘅中同。

三十二.

第二日我哋好早就收咗工，返去換件衫就一齊去咗我中學到。

因為嚟之前我同班主任，亦即係今次嘅搞手講咗聲，所以好多人都好似接明星機咁喺門口排開迎接我哋。

講真嗰句，尷到傻。

我哋快步咁穿過人群，行到去大堂嘅接待處，而佢哋都終於散開。

班主任同幾位熟少少嘅舊同學過嚟同我寒暄咗幾句，之後就行返去球場繼續燒嘢食，而我哋填完訪客名單之後都跟埋上去。

雖然話係熟少少，但都只係叫得出個名。

因為人數眾多，所以我哋都要分開幾個爐嚟燒，一個爐大概可以坐四至五個人。

唔知班友係想做鳩我定原本就係咁，我哋行到過去嗰陣已經得返啊澄個爐有位。

啊澄隔離坐咗個著住成套黑色西裝嘅男人，應該就係佢男朋友。

雖然我係鍾意女人，但佢男朋友真係型到差啲整彎埋我。

「你介唔介意？」我問啊晴：「你介意嘅話，我可以去起個新爐。」

畢竟我哋三個以前都有啲嘢，啊晴可能會唔歡喜。

「唔洗啦，我好肚餓，淨係想快啲有嘢食。」佢答我。

「介唔介意？」我問啊澄。

啊澄望向身邊個男人，男人即刻擰咗擰頭。

啊澄扒咗扒頭：「請。」

「唔該。」我同啊晴坐低。

因為個爐係長方形，所以我哋坐嘅時候係對正啊澄佢哋。

我對住啊澄嘅男朋友，而啊晴就對住啊澄。

我坐低之後一隻字都冇講，嗶嗶臨開始燒嘢食。

除咗係因為想啊睛快啲填飽個肚先，都係因為我驚講錯嘢，搞到個場面好尷尬。

我哋四個粒聲唔出咁燒嘢食，外人睇落好怪，但我覺得咁樣係最舒服嘅狀態。

三十三.

過咗冇耐，我聽到後面傳嚟烏鴉叫。

我轉身望過去，呢隻烏鴉同上次嗰隻一樣，企咗喺燈柱頂。

又或者...係同一隻。

佢比我望到之後，就即刻起飛。

我視線一直緊隨住佢，直到佢降落喺籃球框上面，亦即係啊澄後面。

「啊晴你睇下。」我指住隻烏鴉。

啊晴望過去，烏鴉就隨即向我咁點頭示好。

啊澄見我咁望過去佢後面，佢都跟住望過去。

而隻烏鴉都好似意識到呢樣嘢，飛咗去籃球架後面。

佢見後面冇嘢，就擰返過嚟繼續燒嘢食。

佢擰返過嚟之後，籃球架後面露咗半個人出嚟。

佢著住黑色嘅大褸、西褲、恤衫，頭上面戴住紳士帽，加上佢嗰個位好暗，如果唔係因為頭先隻烏鴉，我都唔知嗰到有人。

同佢對到眼之後，佢一手除低紳士帽，露出蒼白嘅頭髮同眉毛。

佢戴咗個黑色嘅口罩，我淨係睇到佢對眼，但感覺好熟悉，好似喺邊到見過咁。

佢將紳士帽擺喺胸前向我鞠躬打咗個招呼，之後就一手掙咗頂帽出去。

頂帽飛過籃球架嚟到啊澄頭頂上空，之後就喺一瞬間變咗做烏鴉飛走。

佢喺變換嘅過程中甩咗一條黑色嘅羽毛出嚟，羽毛喺空中飄浮，慢慢咁下降，最後降落喺啊澄頭頂。

啊澄想伸手去摸，但未掂到，羽毛就已經化成黑色嘅顆粒。

啊澄都顎高頭望，直到黑色顆粒喺空中散開，最後喺空氣之中飄散。

我望住佢，佢放返個頭落嚟嗰陣同我對到眼之後就好刻意咁避開我嘅視線，仲企咗起身。

「我去廁所。」啊澄同身邊個男人講。

「嗯。」男人回應。

好似...有人想講啲嘢比我聽。

三十四.

「你係啊澄男朋友？」我問個男人。

佢唔知係真聽唔到定假聽唔到，繼續專注咁燒嘢食。

見佢冇答，我都冇好似冤魂咁追問落去。

過咗陣，啊澄返咗嚟，班主任都擔咗張凳過嚟坐低。

「搞咩啊你哋，咁靜嘅？」班主任問。

隔離嘅我嘅晴晴公主，前面係佢以前嘅情敵，你話呢？

「冇啊，我哋都啱啱收工，到到懶得講嘢。」我回應。

「哦，咁啊武你近排點啊？」

我唔諗住講我同啊晴準備結婚嘅事，畢竟呢件事都係未定。

「冇啊，都係寫下嘢。」

「撈得掂唔掂先？」

「大富大貴就冇，夠食夠用咁囉。」

「我哋準備結婚喇。」啊晴加入對話。

「好消息㗎，祝你哋新婚快樂！」班主任撞咗撞我：「你又係嘅，娶老婆咁開心都唔講。」

既然佢都講咗出嚟，我唯有硬接。

「準備講架喇，不過比佢講咗先咋嘛。」我苦笑。

「恭喜囉。」啊澄都加入對話。

雖然係恭賀嘅說話，但佢嘅語氣略帶不屑。

「係㗎啊澄，你畢業之後去咗搞咩啊？」班主任問啊澄。

「冇啊，去咗做神棍咋嘛。」啊澄自嘲：「幫人算下命、占下卜咁。」

「唔好咁講，呢啲嘢都有知識含量架。」班主任拍咗拍我膊頭：「不如幫佢兩個算下？」

「佢哋唔介意嘅話都得嘅。」啊澄望住我同啊晴：「因為要有時辰八字先得。」

「可以啊，當聽下囉。」啊晴回應。

既然啊晴同意咗，加上算命呢啲嘢嚟出面收得好貴，我都有理由拒絕。

啊澄拎電話出嚟：「咁你兩個講個時辰八字比我聽。」

我同啊晴相繼講完時辰八字，啊澄就開始畀電話到掙。

唔知係佢熟手定點，佢好快就入好曬我哋嘅時辰八字。

「就合盤結果嚟睇，你兩個一啲都唔夾。」啊澄好嚴肅咁講。

三十五.

聽到佢咁講，啊晴好似做川劇咁極速變面。

塊面上一秒仲有咩表情，下一秒就黑到同煤炭屎鬼有得揮。

「我同佢唔夾，唔通你同佢夾啊？」聽得出啊晴勃勃地。

「可能真係喎。」啊澄應該講緊笑。

啊澄對我哋露出不明所以嘅微笑，除咗啊晴維持黑面之外，我同班主任都用尷尬嘅笑嚟回應佢。

「冇嘢係完全好或者完全壞嘅，不如試下講啲好嘅嚟聽下？」班主任嘗試比咗位佢落。

佢再睇多一眼個Mon，托住下巴沉默咗一陣。

我估正常人喺呢個位無論點都會落台，費事搞串個Party。

「我睇到嘅係...」啊澄撥咗撥下巴。

啱喇，講出嚟啦！

「冇任何嘢好。」啊澄收埋電話：「我純粹實話實說。」

睇嚟佢冇諗住落台，反而仲諗住同啊晴開戰。

班主任都自知搞唔掂呢單嘢，企起身微笑住咁對我哋講：「我要上去覆啲學生Whatsapp，你哋慢慢燒。」

咪撚啦，以前我搵你都唔見你有覆。

講完，佢就急步離開籃球場。

我想走，不過我知走咗嘅話，返到去一定會比啊晴當叉燒咁斬開一片片。

正因為咁，雖然我個靈魂飄走咗，但鞋底就好似搽咗AA膠咁扯極都扯唔起。

咪撚啦，以前我搵你都唔見你有覆。

「咁你又有咩高見？」啊晴決定應戰。

「我覺得你兩個喺埋一齊根本就係夾硬嚟。」啊澄直接放核彈。

啊晴望住我，等緊我發表意見。

「我覺得感情呢家嘢喺正常情況下一齊得就冇話夾硬嚟架啦。」我搭住啊晴：「乜我有揸枝槍指住你

咩？」

「兩情相悅架嘛我哋，講呢啲。」啊晴發自內心咁微笑。

「希望係啦。」啊澄冷笑：「人嘅演技可以好勁，仲好識隱藏啲唔想比人知嘅嘢。」

三十六.

「你想講咩啊？」啊晴得戚咁講：「你奇怪還你奇怪，唔好拉埋其他人落水。」

啊澄挨前咗少少，注視住啊晴：「你知我講咩。」

我知佢講緊咩，但都已經過咗去。

真正愛一個人唔係淨係受佢嘅好，而係愛曬佢嘅所有嘢，包括佢嘅過去。

「我唔介意。」我搶答。

啊澄將目光轉向我：「係咩？」

佢再挨前，我可以見到由佢瞳孔散發出嚟嘅邪惡氣息。

恐懼雪凍咗我全身嘅血液，成個人震到好似去咗北極咁。

我想避開佢嘅眼神，但條頸好似比人鎖住咗咁，一丁丁都郁唔到。

我吞咗啖口水，抑制住準備填滿我嘅恐懼：「我唔介意。」

「咁咪好囉。」佢意味深長咁笑咗下。

佢挨返後，我個人都跟住解鎖，但就開始有啲暈暈地。

啊晴都察覺到我有啲唔妥，伸手過嚟搭住我膊頭。

「冇事啊嘛？」佢喺我耳邊輕聲問。

我掏咗掏頭：「冇事，應該叻得滯啫，我去個廁所先。」

講完，我就起身擺嚟擺去咁行去廁所。

我喺廁所洗完面之後就好咗好多，但都仲係有少少暈。

我諗住放埋個水就出去，點知放放下就聽到拍翼聲，應該係有嘢飛咗入嚟。

我轉身一望，就見到有隻烏鴉企咗喺天花板嘅水管上面。

「搞咩啊？」我問隻烏鴉。

講完，佢就向我飛埋嚟，喺我後面變咗做紳士帽啊伯。

「介唔介意放完水先同我講嘢？」佢問我。

「咁你又喺我放緊水嗰陣飛入嚟？」我有啲無奈。

「我鬼知你去緊咩？」佢拉高手袖：「是但啦，你咪郁。」

講完，佢就摸咗下我個頭，而我都有再暈。

「我想問...」

我都係想問佢係咪醫生，但比佢打斷咗：「你知我唔會答。」

佢執咗執件衫：「放完水快啲走。」

三十七,

「吓，點解啊？」

「嗰個人就喺你附近。」

頭先羽毛跌落去嗰下我已經估緊，而家總算Confirm咗。

但...

「點解係佢？」

雖然就呢件事嚟講，知係邊個係最重要。

但對我嚟講，我更想知點解係佢。

「佢已經走火入魔，不顧一切咁想所有嘢都跟住佢寫嘅劇本嚟行。」

「明白。」

講完，佢就變返做烏鴉飛走。

我洗手出返去，拎住部電話扮傾緊嘢。

「失陪一下，有嘢要傾。」我拉走啊晴。

啊晴未嚟得切問我咩事，就已經比我拉咗出學校。

「喂！」佢拉停我：「搞咩啊？」

「搞鳩你嗰個係啊澄，我哋唔可以再坐喺嗰到。」我望住校門：「行遠啲先。」

講完，我就拉咗佢去天橋對面。

「點解你會知？」

「你記唔記得啫啫隻烏鴉？」

「隻烏鴉比人控制緊？」

「可以咁講，但實際一定唔止控制咁簡單，我唔知點解釋，總之佢可以變做人。」

「所以係佢話比你聽？」

「冇錯。」

「咁我有兩個問題。」佢皺眉：「第一，嗰條友可唔可信？第二，點解係啊澄？」

「佢一定可信，但點解係啊晴...我都唔知。」

「你話有冇辦法引到佢出嚟講？」

「有，紅棍，不過係屋企。」

佢話用枝棍嗰陣佢就會自動出現。

「咁行啦。」

...

..

.

啊晴就喺樓下等我，而我就拎枝棍落嚟。

「話時話點解要喺樓下？」我問佢。

「我點知舊嘢會唔會爆？」佢遞手：「點用架？」

我伸枝棍出嚟：「假動作好喇，唔好掂到，因為佢話枝嘢其實簽紙嗰日先用得。」

「好。」

講完，佢就作勢要揸住枝棍。

喺佢準備掂落枝棍到嗰陣，頭頂傳嚟拍翼聲。

我哋一齊望上去，但咩都見唔到。

再耷返落嚟，枝棍已經比一隻烏鴉撞走咗，然後就有人一把車咗落我到。

我望過去，車我嘅人正正就係英倫啊伯。

三十八.

「屌你啊！」英倫啊伯聽到走音：「同你講咗幾時用架！」

「Sorry囉，唔知點搵你啊嘛。」我摸咗摸塊面。

「咁你哋搵我做咩？」

我指住啊晴：「佢唔信你。」

「點解？」英倫啊伯有啲詫異：「實屬少見，但你係啊晴，所以都唔意外。」

「我哋又唔知你係邊個，做咩要信你？」啊晴連環發炮：「點知你哋係咪扯貓尾。」

「我從來都冇諗過要幫佢。」

「我呢啲老人家好鍾意講一句嘢...」佢清咗清喉嚨：「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

「呢個係大部分人啫，我點知你係咪？」啊晴再次質問。

「你啲女人真係...」英倫啊伯比佢激到有啲氣喘：「我幾時害過你哋啊。」

「好似又真係冇。」啊晴望向我：「你有冇？」

「我冇啊。」

「咁咪係囉。」

「暫且信住先。」啊晴望返去英倫啊伯到：「咁點解係啊澄？」

「恐怖情人。」英倫啊伯講咗個唔同嘅答案出嚟。

「恐怖情人？但係啊澄已經係十年前嘅事。」啊晴皺曬眉咁望向我：「即係你...」

我估佢想講我仲有同啊澄來往，但英倫啊伯打斷咗佢：「佢冇，純粹係君子報仇特別遲。」

「佢冇冇癲到記仇記成十年啊？」

「佢一開始都咁執着，但係某件事之後就執着起嚟。」

「邊件事之後？」依家輪到我質問佢。

「呢層，Er」佢似乎有口難言，Er咗好耐。

係我準備開聲追問嗰一剎那，佢突然伸手指住我哋後面：「你睇吓個邊！」

喺我哋望過去嘅時候，佢用rapper嘅速度講咗句嘢：「你哋唔好問咁多啦，總之我係嚟幫你地架！」

我哋聽到佢咁講就知有啲唔對路，即刻擰返過去，但可惜佢已經變返做烏鴉飛走咗。

望住飛走嘅烏鴉，我哋同一時間屌咗出聲。

三十九.

「話時話，枝棍有咩用？」啊晴問。

我搭頭望咗下周圍，睇吓佢仲喺咪到。

果然，佢就企咗喺幾個身位之外嘅燈柱上面。

我個頭擺嚟擺去：「我講架喇！」

我睇到佢扒頭先停返落嚟：「呢枝嘢係用紅線織出嚟，我哋一齊掂住佢就可以駁返比人剪斷咗嘅紅線。」

我顎高頭大喘：「啱唔...」

我仲未講完句嘢，同一邊面又比人打咗一巴。

「我講錯咩？」我摸住塊面：「你都知你老當益壯架啦，牙骹就嚟比你打甩。」

「幫你打返正佢。」

講完，啊晴就一巴車落我另一邊面。

「正啊！」我意識到有其他人喺到：「我咩都有講過。」

「其實我知。」英倫啊伯笑咗聲：「你哋啲情趣我唔理，我返落嚟係要補充啲嘢。」

「我有講漏咩？」

佢再喺同一邊車一巴，而啊晴都跟住一巴車落另一邊。

而家嘅我喺比人M同比人打之間遊走，同來回天堂地獄一樣。

「枝嘢係我用九百九十九條紅線織出嚟，仲要係我令佢有用，以上呢樣嘢好重要。」

佢好嚴肅咁講。

「收到你。」

講完，佢就變返做烏鴉飛走。

見佢飛走咗，我就細聲呻：「依家啲人鬼死咁小氣。」

「啲！」

「我聽到架。」

我又比人車咗一巴，而佢車完我就飛走咗。

我擘開雙手：「我要呵返！」

啊晴都擘開雙手，而我都準備好投入佢嘅懷抱。

「咁！」

佢一巴車咗埋嚟，忍笑忍到塊面擱埋一舊。

「喂呀！」

喺我諗住發脾氣個陣，佢一嘢攞咗埋嚟，好用力咁錫咗落我個嘴到。

佢攞實我，個頭啱喺我膊頭上面：「比我擱下啦。」

我苦笑：「擱多啲，再擱多啲，因為...」

佢打斷咗我：「唔好講出嚟，講得多就變真架喇。」

「咁啊...」我諗咗陣：「唔好攞咁耐，聽日仲要返工。」

四十.

佢鬆開我，再擰一巴，之後「哼」咗聲就轉身走。

「Yes，又賺咗巴！」我細聲咁歡呼。

「我聽到架！」佢背住我舉咗個中指：「你唔快啲諗辦法氹返我，我就呢個禮拜都唔擰你！」

一聽到佢話一個禮拜唔擰我，我即刻追咗上去。

因為無咗佢擰我，我係絕對搞唔掂架！

但跑到一半，我停低咗。

其實，習慣下又何嘗唔係一件好事。

雖然話就話紅棍係一個可行嘅解法，而我都有英倫啊伯嚟幫手。

再者，我都已經知道咗到底係邊個喺背後搞事。

然而，而家發生緊嘅事由一開始已經超出咗我可以理解、可以努力嘅範圍。

我唯一可以靠嘅，就只得英倫啊伯，我再努力都有幫助。

我拎資訊嘅唯一途徑，就係英倫啊伯把口，我無辦法自己去理解。

所有嘢都係嚟自英倫啊伯，但英倫啊伯比啊晴質問完一輪之後，我覺得...

佢都未必可信。

就算佢拍曬心口，甚至拎曬所有證據出嚟證明佢係幫我都好，我都會懷疑，因為所有嘢都超出咗我可以理解嘅範圍。

連佢係咪真係幫我都唔知，枝紅棍嘅功效係咪真係如佢所講就更加唔知。

當一切都唔肯定嘅時候，我又何德何能去改變命運？

點解，我可以咁廢？

到底，我哋呢段關係係咪真係格硬嚟？

我踏低，將自己個頭埋起嚟。

呢十年，我咩都做唔好。

呢十年，我咩都比唔到啊晴。

十年後嘅今日，我連佢要被人造嘅命運帶走都阻止唔到。

十年前係龍叔，十年後係英倫啊伯。

我唔想冇咗佢，但...

我可以點做？

啊晴跔喺我身邊：「唔攞你一個禮拜啫，洗唔洗咁唔開心啊？」

「唔係啊，肚痛。」我顎高頭：「你而家攞我一巴可能就唔痛架喇。」

四十一.

「雖然同你一齊咗十年，但我從來冇同你講過我個名有咩意思。」佢摸咗摸我個頭：「你想唔想知？」

「梗係想啦！」我皺眉：「但乜原來你個名有意思架？」

「有架，係我啊媽諗出嚟。」啊晴伸手：「起身先啦，坐低慢慢講。」

佢拉咗我起身，然後嚟到隔離嘅長凳坐低。

「你講啦。」

「向晴，即係向住晴天，所有黑暗都只會喺我後面。」佢猛走身後花槽嘅一條草，再舉高：「而晴拆開就係日同青，即係太陽同青草。」

「原來係咁，我仲以為係個晴字好公廁，所以你啊媽就跟風用個晴字。」我望住個天：「不過而家夜晚，睇唔到個太陽。」

佢反咗個白眼：「比我扮下得意都唔得，黐死你！」

「扮咩啫？」我搭住佢膊頭。

佢目露兇光，到我實一實，懷疑準備喺唔知邊到猛把暗器出嚟送我落去搵閻王。

我搵住佢面珠墩：「你原本就咁得意，唔洗扮。」

上一秒應該仲密謀緊點殺咗我嘅佢，而家笑到好似咁咗春藥咁。

「咁你原唔原諒我啊？」我挨塊面過去。

「唔原諒啫。」佢擰轉面：「而家比你講兩句就唔黐，嫁咗比你之後變工人都似。」

「咁你點先唔黐啊？」我用個頭拉佢：「晴晴公主想我做啲咩啊？」

「嗯...」佢托住下巴：「我諗到喇！」

「啊！」

講完佢就一嘢Chok咗頭個返嚟，下巴就咁一嘢插咗落我頭頂。

「Sorry啊！」佢摸住我個頭：「痛唔痛啊BB？」

「都幾架，不過你講啦。」

「聽晚陪我去行海旁。」

「行海旁咁簡單？」我懷疑佢傻咗：「咁益我？」

「梗係冇咁簡單啦傻佬。」佢個嘴挨埋嚟我耳邊，用蚊滋嘅聲量講：「喺屋企玩狗帶就試過，但係...」

我即刻彈開：「你唔係諗住...」

佢雙眼發光，笑到見牙唔見眼，對住我大大力咁抓頭：「係啊！」

四十二.

「唔好啦。」我諗起佢用狗帶拉住我個畫面，忍唔住打咗個冷震。

「最好唔洗你行來回，淨係回程。」

「唔好啦，好羞恥啫。」

「咁搵個冇人嘅位影幾張相囉。」

「都唔好。」

「咁都唔得。」佢扁曬嘴，眼濕濕咁望住我：「咁你想點氹返我啊？」

「唔氹。」

「吓，點解啊？」佢隻眼唔夠大去裝唔住啲眼淚，不自覺咁漏咗一滴出嚟：「你係咪想放棄？」

我冇講嘢，淨係扒咗扒頭。

「咁你仲有咩諗法？」佢猝咗猝眼：「你想我點？」

「冇咩，你唔洗點。」我苦笑：「我會慢慢去習慣自己一個人，。」

「點解你會想放棄？」

「十年前我靠龍叔，十年後我靠英倫啊伯，其實我咩都做唔到。」我嘆氣：「其實冇佢咁，我哋根本唔會喺埋一齊。」

「你覺得你真係咩都做唔到？」

「調返轉問，我有咩係做到？」

「當初你有勇氣去將嗰封信拎去抽，後來你好努力咁想比好嘅嘢我，咁已經夠喇。」

「呢啲都好少事啫。」

「咁我想問你一樣嘢。」

「請。」

「你愛唔愛我？」

「梗係愛啦，講笑咩。」

「咁你點你唔試下盡力一次？」

「我...」

駁唔到。

「呢個世界基本上除咗賭錢之外，所有嘢都有得努力。」

「你比時間我諗下。」

「即係原來連努唔努力留住我都要諗？」

「係咪？」佢追問。

「係咪啊傻佬？」佢再追問。

「我頂唔順喇，你唔好逼我啦！」我將個頭埋起：「去到最後真係搞唔掂嘅話，淨係得我唔開心架咋，因為你咩都唔記得啊！」

「我都唔想冇咗你，但我可以點？」我開始喺到傻笑。

「我覺得我哋要冷靜下，今晚你瞓床我瞓廳。」

「你瞓床，我瞓廳。」

「點解？」

「我唔知，總之就咁啦。」

「咁好啦。」

我望住你，想開口，但唔知自己想講咩。

你望住我，笑咗下，但唔知你係笑緊咩。

或者，我唔需要講，你就知我想講啲咩。

或者，你唔洗解釋，我就知你笑緊啲咩。

四十三.

返到屋企，我哋兩個劫到直接攤咗喺張梳化到。

「你快啲沖涼啦，我俾陣先。」啊晴企起身。

我行去衣櫃幫佢拎咗套衫：「你沖先啦，沖完直表上床瞓。」

「我沖好耐架。」

我將套衫塞落佢到：「快啲去沖啦。」

「咁...好啦。」

我攤喺梳化上面揸電話，揸下揸下就咁瞓著咗。

我再凍醒嘅時候已經凌晨兩點，而梳化隔離嘅地下都多咗張棉被，應該係啊晴攞出嚟比我，不過我比踢咗落去。

我執張被上嚟返好，然後就諗住繼續瞓。

喺我就嚟瞓入眼嘅時候，啊晴打咗個乞嗟。

係嗰，成間屋得兩張被。

我冚緊棉被，佢咪即係冚緊冷氣被囉。

半分鐘都未夠，佢又打咗兩個乞嗟。

真係傻婆嚟，咁凍淨係冚張冷氣被邊夠，要凍都比我凍啦。

我好似賊仔咁踎高腳行入去：「真係傻婆嚟。」

講完，我就逐少逐少咁拉佢張被走。

我將拉出嚟嘅冷氣被擺去梳化到，而我梳化張棉被就拎入嚟比佢冚。

雖然我淨係冚張冷氣被有啲凍，但都叫接受到，唔洗好耐就瞓返。

...

..

.

「呬！」

「好攞痛啊！」

太耐冇馴過梳化，碌下碌下就碌咗出界，就咁一嘢撞咗落地下。

不過呢個都係幸福嘅象徵，因為好耐冇馴過梳化即係好耐冇鬧過交。

我猝咗猝眼，睇咗睇鐘。

原來已經十點幾，啊晴已經出咗門口。

我拎開張被，然後...

點解張被咁重嘅？

查低頭望咗望下面，之後又望咗望睡房。

「真係傻婆嚟。」我苦笑。

我換完一次，佢又換一次。

我起身摺返好張被之後伸咗個懶腰、煮咗個杯麵，最後就前往我今日嘅作工地點。

I mean...我張電腦枱。

我諗我今日成日都要對住部電腦架喇，鬼叫我呢排偷懶，日日都淨係食玩馴，搞到啲存稿冇減無增。

四十四.

我伸咗個懶腰，睇咗睇右下角嘅時間，原來已經五點幾，啊晴都收咗工，應該差唔多返到嚟。

摸咗摸個肚，原來都開始有啲肚餓。

雖然我淨係寫咗少少，不過...

食飽先有力寫嘢架嘛！

搵埋啊晴食個靚Tea加夜晚，返嚟再寫過。

我撥個輪過去，佢都即刻聽咗。

「仲以為你放假會瞓到我返嚟添。」佢偷笑咗聲。

「我邊會啊？你老屈！嗚...」我扮喊。

「唔知邊個企喺到都瞓得著呢？」佢打咗個喊露：「嗰個人好似叫...」

「向晴。」我停頓咗一下：「個男朋友，即係林晉武我。」

「認咗佢咪好囉。」

「唔想認都唔得。」

「咁我返嚟嘅時候買埋上嚟？」

「唔好啦，又要你揸，我返衫落嚟啦。」

「咁你要快啲啎。」

「吓，解解啊？」

「我快過你，就你請架喇啎。」

「咁大鑊？你到邊啊？」

「轉個彎到，終點係魚蛋粉鋪張地氈。」

「一定快過你！」

「快啦，Bye！」

佢收咗線，而我都即刻衝去換衫。

我連頭都唔梳，就咁求其換咗條短褲加件T-Shirt就踢拖衝出門口。

我嚟到魚蛋粉鋪嗰條街嘅街頭，一望過去就見到啊晴棟咗喺魚蛋粉鋪門口，仲喺到點緊煙。

嚟到你呢，真係未聽過咩係龜兔賽跑。

我交叉腳跳咗下，好似跑Online爆氣咁一嘢衝出去。

既然佢食緊煙，點都唔會快過我，所以我決定停喺佢隔離串佢幾句先。

「食緊煙啊？入邊唔比食煙架喎。」我拉大曬個嘴、伸曬脷咁：「我行先喇！」

講完，我就轉身準備行入去。

「睇、住、啊！」佢大嗌。

「我唔會中計架。」

「Black Devil two thousand喎。」

咩話？係我最鍾意但香港好難搵到嘅Black Devil two thousand！？

「真定假啊？」我轉身。

佢右手高舉一包煙，上面大大個紅色骷髏頭，真係Black Devil two thousand嚟！

你條友竟然出暗黑兵法，我係...

絕對會受。

四十五.

「邊有可能咁易比你搵到？」我質疑佢：「煙盒係啫，無話裡面啲煙係。」

我夠成日都將啲煙塞落第二個煙盒到啦，有幾出奇？

佢冷笑一聲，反手抽出一枝煙，之後就將煙盒收埋。

枝煙嘅煙身全黑，而濾嘴上面就有一個金色嘅「2000」字樣。

呢個係Black Devil two thousand最標誌性嘅嘢嚟，只要見到呢個金色嘅「2000」就一定冇錯。

「咁你要唔要啊？」佢掏咗掏拎住枝煙隻手：「你唔要我一間就成盒搵架喇，因為我都唔鍾意食呢隻。」

咩話，咁靚嘅煙拎去搵！？

我即刻狗衝過去：「梗係要啦。」

「噏，咁我比你啦。」佢遞枝煙比我：「食快啲喇啎。」

我接過枝煙就一嘢掙咗佢上個嘴到點火，一啖就吸走咗半枝，而啊睛就嘟起咗個嘴慢慢吸、慢慢嘆。

我幾啖就吸曬枝煙，而佢就仲食緊。

既然佢仲未食完，咁我串下佢都無所謂啦。

我嚟到張地氈前面，冷笑一聲：「點啊，仲未食完啊？」

「記得。」

「記得咩？」

「記得。」

佢應該有嘢想同我講，所以我就嚟到石壘到坐低，然後點起咗一枝煙。

佢都行咗過嚟，喺我身邊坐低，之後就喺褲袋到拎咗個耳機出嚟將其中一邊塞落我耳仔到。

「應該記得 記得記得留住你

應該記得記得 其實說好了 和你

一起選婚戒 迎娶你 沒需要失諸交臂」

「你要記得，你講過啲咩，應承過我啲咩。」佢拎走我枝煙，然後又點起一枝Black Devil two

thousand : 「擘大口。」

佢兩枝擺曬落嘴到吸咗一啖，然後錫落我到。

我想褪開問佢咩事，但佢即刻伸手從後揪住咗我個頭。

煙霧喺嘴唇之間嘅空隙慢慢咁飄散出嚟，幾秒之後就將佢嘴裡面嘅煙全部吹曬落我到。

四十六.

「做咩啊？」我如常咁吸氣呼氣。

朱古力嘅甜味混合薄荷嘅清新，都幾特別下。

「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食法。」

我知啊，你壞過凱婷，所以...

「咁...跟住呢？」

有咩意思？

「冇架，冇咩特別架。」

無咩特別，但都幾特別。

「記住佢？」

我相信你做得出呢件咁特別嘅事，一定有你嘅原因。

「嗯。」

我會記住佢，都記住你。

「行啦。」

佢嚟到地氈前面：「行啦，我請。」

我行到嚟佢後面，然後...

輕輕咁撞咗佢一下。

佢冇企穩，一隻腳踩咗上地氈。

「喂，你踩先喎！」我嘆咗啖氣：「哎呀，咁呢餐我要請喇！」

講完，我就轉身行咗入去。

佢嚟到我對面坐低，老闆娘都好快拎咗兩碗魚蛋粉過嚟：「啱架喇嘛？」

「啱一半啦。」我笑咗笑：「仲有兩碗雲吞。」

「今日做咩咁好死啊？」啊晴問我。

冇咩點解，就係想囉。

「冇啊，冇咩特別。」我企起身：「我去買雪條同可樂先。」

冇雲吞，梗係要加埋呢兩樣嘢。

「咁好！咁你快啲行啦。」

我對你不嬲都咁好。

「知喇。」

過咗一陣，我就拎住雪條同可樂行返去。

食飽之後，佢就開始食佢嘅甜品。

我開耳機，然後將其中一邊塞落佢耳仔到。

我揸開一首基本上連隔離屋隻狗都識嘅歌，係周杰倫嘅《算甚麼男人》。

「搞咩啊你？」啊晴問。

如歌中所提及。

「我連講過嘅嘢都唔記得，我仲邊算係男人？」我苦笑：「雖然唔知要點做。」

我都有辦法。

「都唔係唔知嘅，都有一個方法。」

咩方法。

「想知，留名在線等。」

等你講。

「將每一日都當係最後一日。」

咁抽象嘅？

「即係點啊？」

比啲例子嚟。

「你就當我聽日咩都唔記得啦。」

我諗我明喇。

「收到你。」

咁我諗我有樣一直擺喺心裡面但好耐冇講過出口嘅嘢。

如果係最後一日，咁我一定要同你講。

「喂，啊晴。」

聽實。

「做咩啊？」

記住佢。

「我愛你。」

咁你呢？

「我都愛你。」

四十七.

返去之後我哋煲煲下劇就瞓著咗，起身嘅時候啊晴已經去咗返工，不過就幫我買咗早餐擺喺枱面，當然仲有我最愛嘅凍奶茶。

一個美好嘅朝早就由早餐開始，正啊！

食完早餐我就出去準備搞掂埋啲公事，今日要見嘅係一個熟客。

我諗佢應該係我咁多客之中最...又唔可以話係奇怪，只能講佢係與別不同，話曬佢都係我熟客。

咁多年嚟，我都唔知佢呢個六十幾歲嘅啊伯以前係做咩。

我淨係知佢出手好闊綽，但就衣衫襤褸，隻手仲成日拎住個殘殘舊舊嘅煙斗，燒緊嘅煙草一聞就知變曬味，唔講仲以為佢流浪咗幾廿年。

雖然佢表面上睇落奇奇怪怪，但我可以從佢嘅談吐舉止睇得出佢係一個有內涵嘅人，懷疑係隱世高人兼富豪。

不過與其話佢係我個客，不如話佢係我老師。

因為我每次見佢，佢都會講到好多有用嘅嘢比我聽，而我有時都會將最近發生嘅棘手嘢講比佢聽。

我可能諗咗好耐都諗唔到應該點做，但佢就可以一言驚醒夢中人。

如果可以嘅話我都想得閒搵佢傾下計，因為每次同佢傾完都獲益良多。

然而佢就係奇怪到一個點，奇怪到係我好難搵到佢。

作為一個現代人，就算唔係時時刻刻攞住部電話都好，你要去遠距離溝通的話就一定會用電話，好少話會寄信，但佢就好似停留咗係古代咁。

佢搵我係寄信嚟，而我覆佢都係要寄信。

點解？因為佢完全唔用電話同電腦。

唔識用而唔用同識用但唔用係唔同層次嘅嘢，而佢係後者。

四十八.

我會知佢識用係因為佢之前有一次想睇書但唔記我帶書，所以就借咗我部電話嚟睇書，而且操作都好流利下。

我都唔知佢參透咗啲咩先決定咁做，但我就一定去唔到佢嗰個境界。

老老豆豆，我真係唔知點解佢唔用電話同電腦都可以喺現代社會生活到。

不過佢咁聰明，我估佢有佢嘅辦法，話曬以前啲人冇用電話同電腦都可以正常咁生活到。

講咗咁多，總之就係我唔會透過網絡去聯絡到佢，要搵佢嘅話就要寄信。

但其實最大問題都唔係寄信，因為寄信最麻煩嘅點都係幾日後先收到回覆啫。

最大問題係佢啲回覆...

係文言文嚟架！

先唔講我睇唔睇得明文言文，因為文言文存在唔同嘅解讀。

所以就算我識睇都好，解讀出嚟嘅嘢都未必係佢想講嘅嘢，甚至有可能解錯囉，更何況我都唔識睇文言文，結果都係要下次見個陣等佢親口解釋。

正因為寄完都得唔到一個我睇得明嘅回覆，所以後來我都放棄咗寄信比佢。

...

..

.

我嚟到信中約好嘅一間書店，一行入去就見到佢坐喺一張長木凳上面睇緊書。

我跔低睇咗下個書面，一見到個書名就即刻打咗個冷陣。

佢手上嘅係中國四大名著之中最難睇得明嘅紅樓夢，同時都係我曾經嘅惡夢。

以前中學個中文老師強逼我哋睇曬佢，之後仲要我哋寫閱讀報告，真係慘過食屎。

我輕輕敲咗敲個書櫃：「我嚟咗喇。」

「唔好敲，會爛架。」佢吸咗啖煙：「過嚟坐低啦。」

我雙手合十，輕輕咁扒頭道咗個歉之後就嚟到佢身邊坐低。

「我覺得。」佢放低本書。

四十九.

一聽到呢句，我就知佢要長篇大論，而我要做嘅就係睇適當時候扒頭。

兩個鐘後...

「係啫，你今日嚟搵我做咩？」佢問我。

佢不黠都係咁唔記得嘢，應該係因為年紀大所以個腦有啲唔等使。

「你唔係話要搵我幫你寫篇嘢咩？」我望咗周圍：「今次都係抄嘢？」

佢每一次都係搵我嚟抄嘢，我估今次都唔例外。

「冇錯，你等我一陣。」佢擺低本書。

佢行到去一架書車前面，拎咗本書同筆記簿出嚟。

我見佢冇落書籤就即刻打咗個冷震，洩到不得了，因為佢通常會係要抄嘅位到落書籤。

我吞咗啖口水：「唔係抄曬啊嘛？」

你唔好癲啦好冇？

呢本書坐底都幾萬字，抄到斷手都唔掂。

「你睇曬佢先。」佢將本書遞比我。

我有啲詫異，因為佢好似係第一次叫我睇書。

我接住本書：「但係應該都要幾耐下。」

我睇咗睇個書封，呢本係張愛玲寫嘅《惘然記》

佢係一本散文集，但厚度就同一本小說差唔多，冇返六、七個鐘一定睇唔曬。

「唔緊要啦。」佢笑得好慈祥：「你一間有嘢做？」

其實你每一次約我都預咗全日比曬你，只不過冇諗過今次真係全日比曬你啫。

「冇啊。」

不過你支持咗我咁耐，出手又咁闊佬，仲教我咁多嘢，我都冇理由托你手踭。

「咁你坐啦。」佢起身：「要唔要杯茶？」

都好啱，可以睇下佢沖茶。

「要啊唔該你。」我微笑點頭。

跟住佢就去咗沖茶，而我就開始睇書。

我耷低頭一直睇，直到條頸頂唔順先顎高頭拉咗下。

而喺呢個時候我先發現一樣嘢...

佢沖茶沖咁耐嘅？

煲埋水都唔洗咁耐啫？

佢都六張幾，會唔會係有咩事？

差別第一日

<https://www.penana.com/user/103219/%E9%BE%8D%E5%8F%94>

差別第二日

<https://www.penana.com/user/103219/%E9%BE%8D%E5%8F%94>

五十.

出於關心，我決定起身去搵下佢。

因為佢次次約我都喺唔同地方，所以我都係第一次嚟呢間書店。

我行咗一陣，終於喺角落頭一個類似茶水間嘅地方搵到佢。

佢彎低腰、縮埋一舊咁唔知喺到搞緊啲咩。

我行到嚟佢身邊：「你搞緊咩啊？」

佢拉返直個人，啲骨頭連續「咯」咗幾聲。

佢個人起返身之後，我先見到佢面前嘅枱面有個好殘舊嘅木托盤，而且已經從中間裂開咗。

「你要唔要幫我搵嘢嚟返埋佢？」佢好誠懇咁問我。

舊嘢咁舊，有必要咩？

「個盤咁舊不如買過個啦，定係佢係啲咩貴價嘢嚟？」

如果係貴價嘢的話又真係唔捨得就咁掉。

「唔係咩貴價嘢，不過我想用返呢個盤。」

既然你講到，我有理由托你手踭。

「咁你等我一陣啦。」

佢苦笑：「我手插腳震真係搞唔掂，要麻煩到你真係唔好意思。」

「唔緊要啦，我出去買嘢先。」

舉手之勞，不足折齒。

講完，我就出咗去買間尺同AA膠返嚟。

佢行埋一邊：「唔該曬你。」

我首先用AA膠嚟返埋兩個部分，之後再將把間尺嚟喺底，負責連接住兩個部分。

雖然搞到個盤底多咗條嘢，但至少可以用得返。

我幫佢將啲茶具擺上托盤，順便拎埋：「行啦。」

「嗯，行啦。」

我返到嚟長木凳將托盤擺低，而佢都喺我對面坐低。

「你小心啲，佢好容易反。」

因為中間多咗把間尺，所以個底有大部分都係凌空。

佢冇理我，淨係繼續手上面嘅動作。

睇嚟我嘅擔心係多餘，因為佢隻手仲定過我。

佢好講究流程，而動作都好幽雅，甚至可以話睇佢沖係正過睇網上嘅沖茶片。

但我真係好好奇一樣嘢...

五十一.

佢微笑住咁講：「你睇完本書同你講。」

雖然我好好奇，但我冇可能逼你講。

「嗯。」

講完，我就拎返起本書繼續睇，而佢就喺隔離飲茶同埋食煙。

我斟咗杯茶，飲完差啲想嘔返出嚟。

「做咩咁怪嘅浸味？」我問佢。

佢唔係咁簡單，而係怪。

「係咩？我幾鍾意呢隻味。」

都話佢奇怪架啦。

「但會唔會係包茶葉變咗味？」

我比較擔心呢個。

「唔會，唔信你咪去睇下囉，包嘢喺茶水間。」

我驚佢老人家記性差加味覺退化，飲咗變咗味嘅茶葉都唔知，所以就擺低本書行咗去茶水間。

我搵咗陣先喺角落頭到搵到個紙袋，裡面應該就係啱啱嘅茶葉。

我打開聞咗下，浸味的確一樣。

再睇下個生產日期，都只不過係一個月前嘅事。

加上佢擺個位都好乾爽、冇陽光直照，而個紙袋都係密封。

變味嘅機率好低，應該真係原本就係咁嘅味。

我行返去坐低繼續睇，但都係好好奇佢點解會鍾意呢隻咁怪嘅味。

「你鍾意呢隻味？」

因為真係好怪。

「係啊，做咩？」

但佢睇落飲到好開心。

「點解嘅？」

到底有咩咁吸引？

「呢啲嘢冇得解架，就好似有人鍾意食臭豆腐咁。」

又係，最貼身嘅例子就係我老母好鍾意食榴槿，但我就聞到浸味都想死。

「我睇書先喇，你去做下自己嘢啦。」

雖然係佢要求我睇曬，但要佢坐喺到等好似唔係咁好。

「你睇啦，我要打坐。」

講完，佢就盤起對腳、合埋雙眼同埋雙手手掌向天咁擺喺膝頭上面。

嗯，都話佢好怪架啦。

見佢打坐緊，我都冇再出聲，靜靜地咁睇書。

過咗陣，佢突然開聲：「你睇到邊？」

第開聲嗰下我有少少嚇親，因為佢都靜咗好耐下。

「唔係睇咗好多咋喎，做咩？」

唔係要睇曬咩？

「睇完之後抄低一句嘢。」

佢成個姿勢都冇郁過，真係有打坐開。

五十二.

「可以啊，但係...」

要抄低咩？

佢打斷咗我：「你自己揀。」

我自己揀？

「真係？你唔自己揀？」

我抄比你架喎。

「你自己揀。」

好啦咁。

「收到你。」

既然係咁，咁我就揀句有感覺嘅嚟抄啦。

...

..

.

我用咗好幾個鐘終於睇曬成本書，而個腦裡面都有幾句印象深刻嘅句子。

「係咪淨係可以抄一句？」我問佢。

因為嗰幾句喺我腦裡面個份量都差唔多，真係好想寫曬佢。

「有時人係必須要作出選擇。」

簡單啲講即係淨係可以抄一句。

我相信佢要求我咁做一定有佢嘅原因，所以我都有再追問。

我拎起筆，將六句寫曬喺筆記簿嘅第一頁。

「要揀一句喎。」佢再次強調。

我都知，但我要啲時間。

我慢慢咁去重新審視每一句，同時都慢慢咁逐句劃咗佢。

最後淨低嘅呢一句好熟口面，但係又好似漏咗啲咁。

「我揀好喇，但好似怪怪地。」

句嘢好似冇咗前面嗰部分。

「讀出嚟聽下。」佢合理眼仲打坐緊。

我清咗清喉嚨：「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

讀出嚟之後感覺仲怪咗。

「有咩咁怪？」

前面唔係仲有嘢架咩？

「前面唔係仲有句『你問我愛你值不值得，其實你應該知道』架咩？」

因為我之前睇啲濕鳩語錄嗰陣好像見過，但句嘢冇咁短。

「咁你覺得冇咗前面嗰兩句，呢句嘢係咪都係一樣咁有意思？」佢反問我。

其實前面嗰兩句又真係對最後嗰部分冇影響。

「係啊，但...」

我想問點解會有唔同，但就比佢打斷咗：「因為你的濕鳩語錄嘅對象好廣，所以要連腸都畫埋出嚟，但張愛玲本書嘅對象始終唔夠濕鳩語錄廣，所以佢唔洗寫咁多。」

所以前面嗰部分係人哋加上去嚟令佢易明啲之類。

五十三.

「我明喇，咁跟住要做咩？」

淨係抄一句？

「冇嘢要抄架喇，你揭去最尾個頁啦。」

吓？

「但係搞咁耐唔會好唔抵咩？」

咁多個鐘為咗一句？

「你揭去最尾個頁先。」

我唔諗住答我，所以我都冇再問，直接揭去最尾個頁。

一揭開，我當堂○曬嘴。

因為最後一頁上面有一句唔係我筆跡嘅字，個句嘢正正就係...

「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

「你...」

我驚訝到講唔到嘢。

佢咁樣算唔算係讀咗我心？

佢拍咗拍我膊頭：「一早知啦。」

你又知啲咩？

「我有講過嘢比你聽咩？」

上一次封信好似淨係講咗約我嘅嘢咋喎。

「你有冇聽過文字係有溫度架？」

咁都比你講到？

「咁我啲文字都好高溫下，咁你都Feel到。」

雖然從事文字創作，但我自問表達能力唔算係頂級。

「用手寫嘅文字加上佢係一封信所以就更加有溫度，你知唔知點解？」

睇嚟佢又有嘢想講。

「都話你好勁架啦。」

想知你知道啲咩。

「咁都要你重視我先得。」

的確係。

佢繼續講：「你以前寄信比我都係用A4紙摺出嚟嘅紙封，但對上一次嘅信封只不過係塗走上面資料嘅重用信封。」

就算我真係重視你都好，但我真係冇咩心情搞咁多。

「咁裡面呢？」

啲字又有咩特別？

「啲字打曬風咁，摸起嚟唔係好凹，睇嚟你寫字嘅時候冇咩力。」

咁所以呢？

「咁會推論到啲咩出嚟？」

我唔識架大佬。

「你唔開心。」

雖然唔知你點推論出嚟，但中咗。

「係啊，你想唔想聽？」

禮貌嚟。

「你知我好得閒架？」

不過都係循例問下咁解，因為我知答案。

「咁我講架喇！」

準備好未？

「等我一陣。」

講完，佢就拎住煙斗行開咗一陣，返嚟嘅時候個煙斗已經填滿咗煙絲。

五十四.

「你可以講喇。」佢吸咗啖煙。

我應該由邊到講起？

「我前排有一日起身個陣攞咗我女朋友一嘢，之後佢就失憶喇。」

直接由頭講起啦。

「然後呢？」

你係咪問漏咗啲嘢？

「你唔覺得呢件事好離奇咩？」

失憶呢件事唔應該係完全冇先兆。

「我幾廿歲人有咩未見過？」

咁又係。

「之後就有個人嚟同我講話佢會慢慢咁唔記得我，仲比咗個法器我話成功就會令我女朋友有返記憶，而失敗嘅話就會令我哋兩個永遠都唔可以喺埋一齊。」

我估佢已經知道我諗緊咩。

「你係咪諗緊要努力努力搏一鋪定努力咁去放低佢？」

果然知我心。

「咁你覺得呢？」

比啲意見嚟啦咁。

「點解你會有努力去放低佢呢個諗法？」

呢個問題好似有啲廢。

「因為我自己同埋失敗個代價太大。」

不過我照答啦。

「咁講咗你自己先。」

好。

「我覺得自己咩都比唔到佢，所以不如就趁呢個機會放佢走啦。」

無謂再同我呢個廢人坐埋一枱嘅時間啦。

「你有冇諗過佢從來都冇要求過啲咩，佢只係想你喺佢身邊？」

我明，但係...

「我相信佢會搵到更好嘅人。」

我唔夠好，對唔住。

「你哋都已經談婚論嫁啦，點解你會有咁嘅諗法？」

我知嚟到談婚論嫁先嚟走係好奇怪，但...

「就係因為佢失憶，我先開始反思自己係咪應該要走。」

人係唔會突然反思。

「你覺得自己唔值得有一個咁好嘅另一半？」

佢真係優秀過我好多。

「佢無論係學歷、樣貌定搵錢能力都大幅拋離我。」

我除咗愛佢同對佢好，基本上冇任何可取之處。

冇任何可取之處嘅嘢就係垃圾，而佢呢個咁好嘅人唔應該同一舊垃圾喺埋一齊。

五十五.

「所以呢？即係你食軟飯嘅？」

咁我又冇咁衰。

「啫係佢好我好多，我唔值得佢將下半世交比我。」

將下半世交比一舊垃圾，一啲都唔好。

「所以你就因為你覺得自己唔值得佢將下半世交比你同埋唔值得佢付出咁大代價而想選擇努力咁去放低？」

正確。

「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考驗，而係個天比緊位我落台。」

雖然我知道呢單嘢係人為。

「你有冇諗過一樣嘢？」

咩？

「你想講？」

咩道理？

「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

呢啲嘢只存在喺小說裡面。

「現實就要有現實嘅考量。」

冇可能好似小說咁理想。

「咁你係咪真係愛佢？」

答案係一定架。

「愛。」

如果唔係點會一齊咁耐？

「愛嘅話，咁就唔好問值唔值得。」

我都想。

「但...真係可以唔問咩？」

真係可以咁理想咩？

「當你開始去問，就所有嘢都係唔值得。」

所以我唔好去問？

「你意思係...」

想我點？

「你自己決定啦。」佢打斷咗我：「我去拎啲嘢先，你坐喺到等我。」

講完，佢就行開咗。

過咗陣佢就拎住頂紳士帽行返嚟坐喺我身邊：「呢頂帽同埋個煙斗都送比你。」

講完，佢就將頂紳士帽同裝住少少煙絲嘅煙斗遞比我。

吓？

「做咩無啦啦送嘢比我？」

收又唔係咁好意思，唔收又好似好冇禮貌。

「我都嗰頭近啦，想分配下啲遺物啫。」佢苦笑：「你絕對有資格拎走呢兩樣嘢。」

你都講到咁啦，我仲有咩理由推搪？

我接過紳士帽同煙斗：「多謝你。」

我望住頂紳士帽，個感覺好熟悉。

「下次再搵你啦。」佢嘆咗啖氣：「我搞埋啲嘢都要返去喇下。」

一定有下次嘅。

「咁我行先啦。」

下次見。

「掰掰！」

我離開書店之後就將個煙斗裡面嘅煙絲點著，好奇咁吸咗一啖。

「咳！」

五十六.

「咳！」

好難食啊！

「會唔會係我唔識食？」我咁同自己講。

我順返條氣，之後再吸一啖。

唔知係已經食順咗定點，第二啖開始好咗好多，至少唔會咳先。

然後我再吸一啖，將啲煙擺喺個口裡面一陣先吸落肺。

強烈嘅苦澀味殘留喺口腔，但唔知點解我覺得呢隻苦味好正。

仲有就係我覺得應該就算係普通煙絲，只要放咗入煙斗到燒都會好食好多。

我放空個人繼續吸，而啲煙絲就喺不知不覺間燒曬。

煙絲明明已經燒曬，但我仲持續緊吸嘅動作。

「喂。」有隻手拍咗落我膊頭。

我嚇到成個人彈咗一嘢，之後就見到有個戴住Cap帽嘅啊叔企咗喺我身邊。

「仔你啲煙絲煙曬喇。」啊叔遞咗枝煙比我：「拎去啦。」

我清空個煙斗：「唔洗喇唔該。」

「拎住啦武仔。」佢將枝煙硬塞落我到。

既然係咁，我都唔好意思唔收。

我接咗枝煙就直接點著咗佢。

等陣先...

你點知我叫咩名架？

「你係？」

佢聽到我咁講就除低咗頂Cap帽。

我望住佢個樣猶疑咗一陣：「龍...龍哥？」

佢微笑住咁講：「唔係龍哥喇，今次真係龍叔喇。」

佢個樣真係老咗好多，真係歲月不留人。

我哋就好似電影裡面啲老朋友重逢嘅橋段咁忍唔住攞咗攞、拍咗拍背脊。

「好耐冇見喇，你去咗邊啊？」我問佢。

可能係因為我哋大家都忙，所以我哋好耐都冇搵過對方。

佢苦笑一聲：「醫病啊，不過醫唔到喇。」

我好似問咗一個錯嘅問題。

「對唔住。」

希望你唔好介意。

「冇嘢啊，你都唔知。」佢拍咗拍我背脊：「食枝煙先啦。」

講完，佢就點起咗一枝煙。

「係喎，咁你嚟呢到搞咩啊？」我問佢。

呢到工業區嚟。

「冇啊，去玩室內War game咋嘛。」

吓，你去玩室內War game？

五十七.

「做咩玩埋啲後生仔嘢啊？」

我幻想唔到你玩室內War game會係咩情況。

「還掂都時日無多，所以咪咩都試下囉。」佢苦笑：「唔通攤喺到等死咩？」

你咁講都有道理嘅，但係...

「有重病仲行嚟行去唔會好辛苦咩？」

如果係我有重病，我半步都唔想行。

「辛苦架，不過唔想攤喺到等死啊嘛。」

都啲頭近啦，仲咁辛苦自己做咩？

「還掂都係要咩架喇，何苦呢？」

點解唔輕輕鬆鬆咁走？

「知道幾時完就反而更加要珍惜。」

知道幾時完，唔係應該做好離開嘅準備咩？

「準備好走唔係仲好咩？」

安祥咁走總好過玩玩下突然走吧？

「還掂都係要走，不如努力過先走。」佢揷熄枝煙：「我行喇，有緣再會啦。」

佢轉身就走，而我都上巴士返屋企。

「還掂都係要走，不如努力過先走。」我喺到自言自語。

不如努力過先走？

我碌咗下IG，之後就見到一個叫「軒軒萬事屋」嘅Page。

「萬事屋就是客人付錢委託就能將各種事務都辦妥

無論有咩煩惱、問題都可以同我哋講

我哋會盡力幫你解決」

呢個係個Page嘅簡介，簡單啲嚟講就係比錢佢幫你解決問題。

真唔真啊？

「想問可唔可以幫我睇旺角搵一間佈置好Party room？想星期日夜晚用。」我DM問。

我想做啲嘢。

「可以啊，想要咩佈置同埋幾多個人？」佢好快就覆咗我。

然後我就講咗我嘅要求出嚟。

「你等我一陣。」佢覆我。

過咗陣我就睇屋企附近個站落車，而佢都覆咗我。

「搞掂，星期日晚九點至十二點O唔OK？」佢問我。

三個鐘咩都夠喇。

「OK啊，咁我過數比你？」我問佢。

即磅啦，唔搞咁多。

「可以啊。」

然後佢Send咗個付款要求過嚟。

五十八.

我將一千蚊過咗比佢，而佢都好快就Send咗個QR Code過嚟。

「呢個係開門用嘅QR Code，到時我哋佈置完同你講，之後你先好上去。」佢溫馨提示我。

個場同佈置都已經搞掂咗，但係...

應該要點做呢？

我應該要準備啲咩同埋講啲咩呢？

話曬我對上一次做呢樣嘢已經係至少十年前嘅事，所以我真係完全冇諗法。

喺我咩諗法都冇嘅時候，我聽到音樂聲。

首歌個旋律好正，令人好想聽埋落去。

我望過去，原來有人喺到Busking。

我行過去企喺條友面前，而佢都開始唱。

「在那年說過要你好過

在那年說過要你幸福過

到今天所堆積的不多

唯獨你不計較壞情況」

首歌個旋律唔似係新歌，但我好鍾意。

唉，真係老喇。

主歌同導歌好快就完咗，嚟到副歌。

「就算我只得披身的破衣

仍想給你一顆草織的戒指」

草織的戒指？呢個Idea好啱！

我等佢唱完就即刻衝上去擺低咗五十蚊：「多謝你。」

因為我無啦啦同佢講多謝搞到佢唔知比咩反應我好，不過佢都係禮貌咁扒咗扒頭。

...

..

.

星期六。

我今日呢咗啊晴話要去做嘢，但事實上係去咗街市。

雖然我知草呢樣嘢周街拉都有，但始終誠意係好重要架嘛。

既然都係要比錢買，咁就梗係要揀最好架啦。

你估下我揀咗幾耐？

唔係五分鐘，都唔係五十分鐘，而係足足五個鐘。

講真，揀草真係難過揀花。

靚嘅就易斷，但難斷嘅又唔靚。

好彩後尾有個啊姐教路，如果唔係我搵足五百都未搵到。

...

..

.

我買完草之後冇返屋企整，反而去咗個偏僻嘅公園。

呢單嘢最緊要係驚喜，如果比啊晴知道咗就功效大減架喇。

五十九.

我就咁坐喺個公園到對住條Youtube片慢慢整，同啲賣藝嘅伯伯一樣。

片裡面條友就行雲流水，唔洗好耐就織好咗隻戒指。

我呢條柒頭就痙攣發作，隻手震到連條草都揸唔穩。

雖然搞咗好耐同整爛咗好多草，不過都總算織好咗隻戒指。

我將隻戒指擺著件襖嘅內袋，希望帶返去嗰陣唔好比佢發現啦。

...

..

.

我一開門就比啊晴嚇到彈起，又或者純粹係我太驚比佢發現。

「做咩思思縮縮啊？」啊晴攤喺梳花揸電話：「叫完雞嚟啊？」

咩鬼嘢啊？

「冇啊。」我轉身行入房：「我去擺低啲嘢先。」

收埋啲嘢先。

我坐喺床上面打開衣櫃將隻草戒指塞落疊衫底，之後就轉身諗住行返出去。

啊晴喺門口裝個頭入嚟：「收埋啲咩啊？」

講完，佢就爬過張床。

佢打開個衣櫃搵咗一輪，而我就坐咗隔離越睇越慌。

「快啲講！」佢嘟長個嘴：「收埋咗啲咩？」

唔好問啦。

「唔講啊。」我擰轉面：「Surprise嚟架！」

佢睇住我：「係咪真架？」

梗係啦。

「真架。」

佢門衣櫃爬返出去：「好啦，唔 Surprise 就打傻你。」

一定 Surprise，拍埋心口都得。

「但係...」我望住企喺門口嘅佢：「我好似原本就傻架啫。」

原本傻嘅應該打唔傻架啫？

「咁啊...」佢用雙手整咗兩把較剪：「剪咗你。」

講完，佢就行咗出去。

我開衣櫃 Check 多一輪 Confirm 咗隻戒指仲喺到之後都行咗出去梳化到坐低，然後對大髀就變咗佢個枕頭。

跟住就係一段假日嘅休閒時光，簡單啲嚟講啫係兩個喺到揸電話。

佢擺低電話望上嚟：「傻佬。」

想出去啊？

「做咩啊？」我問佢。

定係肚餓？

「你今日做咗咩嚟啊？」

你想我點答你啊？

「冇啊，都係見客咋嘛。」

我都唔係去返工。

六十.

「見咩客啊？」

你仲問？

「冇啊，都係以前啲客咋嘛。」

我唔知點答你啊。

「哦。」

不過話時話。

「做咩無啦啦咁好奇嘅？」

你以前都唔會問我見咩客、去做咩，因為我係咩都做，所以講咗你都未必明。

「冇啊，好奇下咋嘛。」

應該冇咁簡單。

「咁你今日想去邊啊？」

今日放假㗎。

「嗯...」佢諗咗陣：「我想去大尾督。」

大尾督？

「去燒烤定做咩？」

講得大尾督就通常都係燒烤架啦。

「唔係啊，我想去影相同埋睇日落。」

咁搞笑？

「咁行啦。」

不過既然你想，咁就行啦。

「等陣先。」

講完，佢就行去拎咗部相機同SD卡出嚟。

「係啗，唔拎機點影相。」

你唔拎出嚟我都唔記得。

佢坐返低：「你過嚟啊。」

我挨個身埋去，而佢就將部機掛落我條頸到。

「咁張SD卡...」

我知佢想問咩，所以就直接打斷咗佢：「比我擺銀包暗格啦。」

佢就將張SD卡遞咗比我，而我就將佢塞咗落銀包暗格。

「咁我去換衫先。」

講完，佢就行咗返房。

過咗陣，佢著住米色工人褲加白色長袖打底，仲要揸住個細細粒嘅唐老鴨斜揸袋。

唔知點解我覺得呢個套裝好熟悉，但又講唔出佢幾時著過。

「咁行啦。」我起身。

我哋落到樓下一開門就見到巴士站有架接駁巴停低咗，而啊睛都即刻嚟返個火影跑。

佢就火影跑，而我就繼續慢慢行，因為根本就追唔到。

佢先跑到一半，但架車已經走咗。

佢跑返轉頭嚟搵我：「死傻佬做咩唔跑啊？」

「放假啊嘛。」我摸咗摸佢個頭：「跑咁快做咩啫？」

跑咁快，趕住投胎啊？

「你唔請返我食冰糖士多啤同雪條就黓死你！」

知喇。

「好啦好啦。」

你仲有樣嘢未講。

「仲有可樂啊！」

咁先啱架嘛。

六十一.

「知道喇傻婆。」我搵咗搵下巴：「係肥婆先啱。」

食咁多嘢仲唔變到肥嘟嘟？

佢輕輕咁打落我手臂到：「你就肥，成個相撲選手。」

「係啊係啊，兩個相撲選手咁肥添啊。」我伸脰。

其實要等下架接駁巴都唔洗好耐，所以啊睛都冇咩怨言。

我哋好快就等到下架接駁巴，但因為星期六真係好多人出街，所以我哋上車之後都只可以逼嚟後門。

「扶住我啦。」我同佢講。

你會仆親架傻婆。

「唔要。」佢戚起個鼻，雙眼眯成一條線：「我大個架喇！」

係喇係喇。

「你自己話事啦。」

一間你仆到個鼻塌咗就唔關我事架喇。

「我先唔會」

話口未完，架巴士就嚟咗個急煞。

佢掛住駁嘴根本反應唔切，好彩我拉住咗佢。

「都話咗你架啦。」我輕輕篤咗佢額頭一下。

係咪呢，就講就仆喇。

佢伸盡條脰：「咩嘢，唔計啊！」

玩無賴嘅。

「咩唔計啊？」

仆就係仆，邊有分點仆架？

我繼續追擊：「你咁」

然後，佢錫咗落嚟。

「你」

佢再錫多下：「仲嘈唔嘈啊？」

拍咗十年拖，但我面紅。

「我我唔嘈喇。」我口都窒埋。

口都窒埋，仲點嘈？

「咁就乖喇。」佢搵咗下我面珠墩：「傻佬。」

//

我哋好快就嚟到大埔火車站，而去大尾督嘅小巴都好快就到咗。

上車之後佢好快就挨住我瞓著咗，而我攬住佢慢慢咁、輕輕咁、有節奏咁拍佢背脊。

兩個人一齊得耐真係會越嚟越似樣，以前得我係睡魔，而家就連佢都變埋睡魔。

準確啲嚟講係睡魔后，因為

你懂的。

不過佢有樣嘢從來冇變過，嗰樣嘢就係佢個瞓教樣。

佢個瞓教樣依然都係咁似豬仔，都係咁得意。

淨係望住佢個瞓教樣，望耐少少可能真係會整融我個心。

六十二.

架車好快就嚟到大尾督，之後一言不合就嚟咗個急停。

雖然我用力箍住啊睛阻止咗佢撞去前面，但都係一嘢坐咗落地下。

「啊！」佢摸住個PatPat：「到咗喇？」

明顯啦。

「快啲落車啦屌你老母！」司機怒屌。

「收到你！」我一手拉佢起身：「行啦。」

佢揪住個PatPat企起身，之後就楞下楞下咁比我拉住行落車。

落車之後啊睛就揪住碌燈柱掙PatPat，而我就喺隔離磅住佢。

「你得唔得啊？」我問佢。

佢擰咗擰頭，五官合而為一咁望住我。

我行去佢前面：「我搵你啦。」

我睇你都行唔到架喇。

「你得唔得架？」

傻嘅。

「點會唔得啊？」我跣低：「上嚟啦。」

我未屌到咁。

「咁...」佢猶疑咗一陣：「咁我上嚟喇。」

講完，佢就輕輕咁跳咗上我背脊。

「咁我哋行喇喎。」我捉實佢對腳。

要去影相喇。

佢指住前面：「行喇！」

//

我揸住佢行到嚟上堤壩個條斜坡下面就停低咗。

行平路都還好，但上斜真係搞唔掂。

「你比我啱陣先。」我啱曬大氣。

不過你整親啊嘛，所以就頂硬上啦。

啊睛拍咗拍我：「你比我落嚟啦。」

係咪架？

「你好返啲喇？」

你行到先好啊。

「我行到架。」

我跔低慢慢咁放返低佢，跟住佢就即刻踏咗兩步。

「都話得架啦。」佢摸咗摸我個頭：「Good Good架喇，要你揸埋我上斜同擺你命冇分別。」

你知就好啦。

喂，咩Good Good啊？仲要摸頭？

「你當我狗啊？」

佢瞬間起跑：「傻佬係賤狗。」

話就話起跑，但佢根本就跑唔郁。

我喺後面慢條斯理咁跟住佢，而佢就喺前面楞下楞下咁跑。

佢好快就停咗落嚟，而我都差唔多回曬氣。

我一嘢公主抱起佢：「係咪當我係狗啊？」

咁衰啊嚟？

「你想做咩啊傻佬？」佢擰轉頭。

梗係...嘿嘿。

六十三.

「我想...」我顫高頭扮諗嘢：「你扮貓叫。」

我扮狗，咁你咪要扮貓囉。

「唔要啊！」佢擰轉頭。

好啦好啦，唔逼你喇。

「咁你要唔要自己行返啊？」

佢扒咗扒頭，而我都踏低比佢落返嚟。

喺我諗住繼續行個陣，佢截住咗我。

「做咩啊？」我問佢。

再唔行就天黑架喇。

「你踏低啊。」佢摸咗摸我個頭。

又當我狗。

我踏低：「想點啊晴晴公主？」

想做啲咩啊？

佢將個嘴貼落我耳仔到：「喵！」

又話唔扮。

「你喺嗰唔係咁講架啎。」

點解而家又轉軚嘅？

「呢個係我想扮，唔係因為你叫所以我扮。」

有分別咩？

「唔係一樣架咩？」

你最後都係扮咗。

「唔一樣架。」

是但啦。

「快啲行啦，一間個天黑咗就影唔到靚相架喇。」

天黑咗影毛毛咩？

「知喇傻佬。」

//

我哋好快就上到嚟堤壩，呢到嘅一切好似都有點變過。

只係好似，因為我好快就發現有啲嘢唔見咗。

「係咪我眼殘？」啊睛左望右望：「係咪有啲嘢唔見咗？」

唔係你眼殘，因為我都見唔到。

「賣冰糖士多啤梨個伯伯唔見咗。」我望住坐喺石壩上面嘅仔：「但多咗個賣汽水嘅仔。」

個仔前面擺咗個冰箱，仲棟咗個牌，一定係賣緊嘢。

硬係覺得仔同伯伯有啲關係。

「咁咪冇得食冰糖士多啤梨囉。」啊睛扁曬嘴咁用楚楚可憐嘅眼神望住我。

你唔好咁啦，你咁搞到我好似做錯嘢咁。

同埋你咁望住我都冇用架，因為我都唔識整。

「咁你飲唔飲可樂啊？」

飲住先啦，一間再搵其他嘢比你食。

「梗係要啦！」佢跑去一邊嘅石壩坐低：「我喺到等你啦。」

你條友真係

「好啦，咁你坐定定等啦。」

我嚟到個仔面前終於見到個牌上面寫咩，但

會唔會太貴？

六十四.

不過貴都照買架喇，話曬我應承咗啊晴。

「要罐可樂。」我望咗望個牌：「係咪有孖條啊？」

「可樂拎住先。」佢遞罐可樂比我：「孖條想要咩味？」

等我睇下有咩味先。

「西瓜味啊唔該。」

冇咩味好揀。

「喲。」佢拎比我。

我覺得係時候問。

我比錢佢：「你識唔識個啊伯？」

淨係講啊伯好似好空泛。

「你講以前上嚟賣冰糖士多啤梨個個？」

不過你Get到就得啦。

「係啊，你識唔識？」

咁講你都Get到，應該係識啫？

「我識啊，佢係我老豆。」

竟然係咁？

咁就啱囉。

「你知唔知佢去咗邊？」

呢個你一定最清楚。

佢嘆咗啖氣：「佢走咗喇。」

原來係咁。

「對唔住，提起咗你的傷心嘢。」

雖然不知者不罪，但冒犯咗都應該要道歉。

「唔緊要啦，佢都八、九十歲架喇。」佢微笑：「佢已經捱夠架喇，比佢去第二度喇。」

對於老到要走嘅人，我係冇咩負面情緒。

「咁你上嚟賣嘢係？」

子承父業？

「呢個唔係我份工嚟架。」佢苦笑：「賣嘢份人工邊夠洗？我返政府工架，放假先上嚟。」

都係，上嚟賣嘢真係賺唔多。

「咁有冇冰糖士多啤梨？」

循例問下啫。

話唔定你收埋咗呢？

「冇啊，我都唔識整。」

唔緊要，呢啲都唔知要跟邊個學。

「行先喇。」

//

「噏。」我將啲嘢遞比啊晴。

明明冇冰糖士多啤梨食，但佢都係笑到含春咁。

「係孖條啊！」佢拎走孖條、無視可樂。

可樂感到傷心，所以佢決定匿落我個口到喊。

「罐可樂真係好飲。」我嘔咗啖氣。

你唔飲咪我飲囉。

「喂呀！我罐可樂啊！」

佢扁曬嘴，對眼眯做一條線仲水汪汪咁。

呢個表情同AV裡面比人強姦完嘅女高中生一樣，比人個感覺係仲可憐過死全家。

唔好話我啦，就連肥虎都唔忍心再蝦佢。

六十五.

「好啦好啦，比返你喇。」我將罐可樂遞比佢。

唔蝦你喇，唔好喊啦。

「算你啦！」佢一手搶走罐可樂。

佢一啖飲曬，之後就無預警咁向住我嘔咗一大啖氣。

「毒氣彈啊！」我想避到避唔切。

好惡毒啊！

「罰你架！」佢露出一個奸計得逞嘅邪笑。

好啦好啦，比你過。

我攤低：「啊，臭死咗。」

但我保留詐死嘅權利。

「發動魔法卡，死者蘇生！」佢用食指同中指做出夾住卡嘅動作。

咩料啊？

喺我仲思考緊佢想搞咩嘅時候...

「返生啦！」佢用雙手全力扭轉我Lin頭。

就嚟甩喇！

「我屌！」我彈起身。

呢個唔係S我嗰種扭轉，係想扭甩佢嗰種。

「你個傻佬，同你一齊咁耐會唔知你啲屎忽咩？」佢笑到好似Joker咁：「你再玩嘢就同你做去袋手術。」

唔好...

等陣先。

「最終受害者好似係你喎。」

你去咗我個袋，咁你咪冇得用囉？

「係咩？」佢諗咗陣：「你又好似啱。」

嘩，係話你係傻婆架喇。

「就嚟天黑喇。」我望咗望個天：「你開咗個仔條佢邊行邊食邊影啦。」

唔經唔覺就快天黑。

佢咁開仔條，之後就打開包裝將其中一條遞比我：「嘩！」

佢坐喺到拎住枝雪條，而我就咬住枝雪條企起身。

「行啦。」我望住佢：「拎住雪條好似多咗好多Pose可以擺。」

我相信佢都係咁諗。

「係咩？」佢望住條雪條：「我諗下有咩Pose先。」

佢講完就將半條雪條塞咗入口，仲反埋白眼。

雖然我都反咗白眼，但都係揸咗快門。

喺未對焦好嘅情況下，我影咗一張AV畫質加意識不良嘅相。

「嘩，唔關我事架。」我已經轉咗身預備好走佬：「一間Po上IG先。」

等大家笑下你。

「喂呀！」佢出拳打我但打唔到。

佢拎住條雪條起身追擊我，而我見到都即刻舉起部相機起跑。

六十六.

我跑到嚟堤壩中間已經冇曬氣，想唔投降都唔得。

「投降喇。」我彎低揪住膝頭啱曬大氣。

搞唔掂喇。

「Yeah，我贏咗！」佢行去向住太陽落山方向嘅石壘到坐低：「不過我都叻喇。」

//

我哋都差唔多回曬氣，係時候進行下一個任務。

我望咗望周圍，之後就企咗起身：「影相喇好冇啊？」

趁而家冇咩人，個光線又好似幾靚咁。

「等我一陣。」佢拎張紙巾出嚟抹乾淨枝雪條棍，之後就收落褲袋：「拎埋你個枝嚟啊。」

可以啊。

我將條雪條舐乾淨之後就遞比佢：「你拎嚟做咩啊？」

兩條雪條棍有咩咁特別？

佢拎咗我枝雪條棍之後就拎紙巾抹乾淨。

「你唔明架喇。」佢將枝雪條棍遞返比我：「袋住。」

仲要袋住咁奇怪？

雖然我唔知點解，但都係將佢收咗落褲袋。

啊晴企起身：「你要指導我擺Pose架啫。」

我又唔係啲咩專業攝影師，鬼識啊。

「你求其擺啲Pose啦，我見到啱就影。」

我呢啲平凡人影相，睇感覺就得架喇。

「係咪真架？」佢鼓腮：「如果我一間搞完一輪你都影唔到一張相嘅話就掙你落海。」

點會啊？

如果我真係一張相都影唔到嘅話就成部相機食咗佢。

「信我啦！」我舉高相機：「掂架！」

情侶之間應該要有信任架嘛。

「好啦好啦。」佢送咗個飛吻比我。

//

佢企下坐下、望下天望下地，而我就喺後面嘗試捕捉一啲靚嘅畫面。

不過其實都唔洗點特登捕捉，因為人靚就點影都靚。

//

差唔多日落喇，係時候坐低睇。

我哋明明行咗好耐，但最後兜兜轉轉都係返咗去堤壩中間嘅石壘到坐低。

「你睇下啲相得唔得？」我將部相機遞比佢。

我唔係專業架嘛。

「唔洗啦。」佢將部相機推返比我：「我信你。」

六十七.

「唔係啫，你睇下先啦。」

你真係睇都唔睇？

「我信你架啫。」佢望住我：「你唔信自己定唔信我啊？」

咁

「好啦。」

你話點就點啦。

「睇日落啦傻佬。」

知喇。

我擺低相機同佢一齊望向落日，享受眼前嘅美景。

上面係橙色嘅雲海，中間匿埋咗喺座山後面嘅係好似咸蛋黃咁嘅太陽，下面係一望無際嘅滄海。

呢啲靚到好似仙境嘅嘢，淨係得日落嗰陣先有。

夕陽無限好，卻是近黃昏。

越靚嘅玫瑰越多刺，而日落都一樣。

靚係靚，但日落都代表住今日就嚟完。

每過一日，就會有啲嘢越嚟越近。

我方可能留得住夕陽，但相機可以。

相機可以將夕陽定格，將現實嘅呢一刻保存落嚟。

我想拎起相機影低眼前好似畫一樣嘅夕陽，但就比啊睛揸住咗。

「做咩啊？」我問佢。

我想記錄低眼前嘅呢一幕。

「你對眼就係最好嘅相機。」佢微笑。

影咗幾多張相都好，嗰一幕都未必會記入腦。

但當你用心去睇、去品味，我相信你永世都會記住呢一幕。

//

太陽走到去座山後面，雲海都唔再係橙色。

個天分成咗三個漸層，由紫到藍，再由藍到橙。

呢個係曙暮光，係日落同天黑之間嘅一個階段。

日落之後都仲有曙光，感覺就好似仲有希望咁，呢個或者就係天文學家將佢改名做「曙暮光」嘅原因。

日出日落，都有曙光。

日出日落，都有希望。

//

天黑囉，我哋都係時間返去。

「想去邊到食啊？」我問佢。

我都開始有啲肚餓。

「我要食撈麵！」佢企起身大嗌。

都得啫。

「咁行喇。」我都企起身：「你帶路。」

//

我哋好快就搭巴士出返大埔，行多陣就嚟到佢想食嗰陣撈麵。